宋史

八七

列傳卷第五十六　宋史二百九十七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勅修

孔道輔 子宗翰　鞠詠　劉隨
曹修古　郭勸　段少連

孔道輔字原魯初名延魯孔子四十五代孫也父勗進士及第爲太平州推官以殿中丞通判廣州會真宗東封躬詣孔子祠帝問宰相孔氏今孰爲名者或言勗有治行即召對以爲太常博士知曲阜縣初勗在廣州以清潔聞及被召蕃酋爭持寶貨以獻皆慰

遣之後爲御史臺推直官累遷秘書監分司南京管
句祖廟以尚書工部侍郎致仕後道輔卒年八十九
道輔幼端重舉進士第爲寧州軍事推官數與州將
爭事有蛇出天慶觀真武殿中一郡以爲神州將帥
官屬往奠拜之欲上其事道輔徑前以笏擊蛇碎其
首觀者初驚後莫不歎服遷大理寺丞知仙源縣主
孔子祠事孔氏故多放縱者道輔一繩以法上言廟
制庳陋請加脩崇詔可再遷太常博士章獻太后臨
朝召爲左正言受命日論奏樞密使曹利用尚御藥
羅崇勳竊弄威柄宜早斥去以清朝廷立對移刻太

启可其言乃退未幾爲直史館判三司理欠憑由司
奉使契丹道除右司諫龍圖閣待制契丹宴使者優
人以文宣王爲戲道輔艴然徑出契丹使主客者邀
道輔還坐且令謝之道輔正色曰中國與北朝通好
以禮文相接今俳優之徒慢侮先聖而不之禁北朝
之過也道輔何謝契丹君臣默然又酌大巵謂曰方
天寒飲此可以致和氣道輔曰不和固無害旣還言
者以爲生事且開爭端仁宗問其故對曰契丹比爲
黑水所破勢甚蹙平時漢使至契丹輙爲所侮若不
較恐益慢中國帝然之歷判吏部流內銓糾察在京

刑獄坐料事不當出知鄆州徙青州還判流內銓遷
尚書兵部員外郎復出知徐許二州徙應天府明道
二年召爲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會郭皇后廢道
輔率諫官孫祖德范仲淹宋郊劉渙御史蔣堂郭勸
楊偕馬絳段少連十人詣垂拱殿伏奏皇后天下之
母不當輕議黜廢願賜對盡所言帝使內侍諭道輔
等至中書令宰相呂夷簡以皇后當廢狀告之道輔
語夷簡曰大臣之於帝后猶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
可以諫止柰何順父出母乎夷簡曰廢后有漢唐故事
道輔復曰人臣當道君以堯舜豈得引漢唐失德爲

法邪夷簡不荅即奏言伏閤請對非太平美事於是
出道輔知泰州明日晨入至待漏閣有詔亟馳出城
頃之徙徐州又徙兗州進龍圖閣直學士遷給事中
在兗三年復入爲御史中丞道輔性鯁挺特達遇事
彈劾無所避出入風采肅然及再執憲權貴益忌之
初道輔與其父里中儗郭贄舊宅居之有言於帝者
曰道輔家近太廟出入傳呼非所以尊神明即詔道
輔他徙集賢校理張宗古上言漢内史府在太廟堧
垣中國朝以來廟垣下皆有官私第舍謂不須避帝
出宗古通判萊州道輔歎曰儉人之言入矣會受詔

鞫馮士元獄事連參知政事程琳宰相張士遜素惡琳而疾道輔不附己將逐之察帝有不悅琳意即謂道輔上顧程公厚今為小人所誣見上為辨之道輔入對言琳罪薄不足深治帝果怒以道輔朋黨大臣出知鄆州已而道輔知為士遜所賣頗憤惋時大寒上道行至韋城發病卒天下莫不以直道許之皇祐三年王素因對語及道輔仁宗思其忠特贈尚書工部侍郎子宗翰

宗翰字周翰登進士第知仙源縣而為治有條理遇族人有恩不以私故骫法王珪司馬光皆上章論薦

由通判陵州爲夔峽轉運判官提點京東刑獄知虔
州城濱章貢兩江歲爲水齧宗翰伐石爲址冶鐵錮
之由是屹然詔書襃美歷陝楊洪兗州皆以治聞哲
宗初立求言吏民上書以千數詔司馬光采閱其可
用者十五人獨稱奬其二乃宗翰與王鞏也元祐初
召爲司農少卿遷鴻臚卿言孔子之後自漢以来有
襃成奉聖宗聖之號皆賜實封或縑帛以奉先祀至
于國朝益加崇禮真宗東封臨幸賜子孫世襲公爵
然兼領他官不在故郡於名爲不正請自今襲封之
人使終身在鄉里詔改衍聖公爲奉聖公不領他職

給廟學田萬畝賜國子監書立學官以誨其子弟進刑部侍郎屬疾求去以寶文閣待制知徐州未拜而卒

鞠詠字詠之開封人父勵尚書膳部員外郎廣南轉運使詠十歲而孤好學自立舉進士試祕書省校書郎知錢塘縣改著作郎知山陰縣仁宗即位以太常博士召為監察御史錢惟演自亳州来朝圖入相詠言惟演憸險嘗與丁謂為婚姻緣此大用後揣知謂奸狀已萌懼牽連得禍因此力攻謂今若遂以為相必大失天下望太后遣內侍持奏示之惟演猶顧望

不行詠語諫官劉隨曰若相惟演當取白麻廷毀之惟演聞乃亟去大安殿柱生芝草召群臣就觀詠言陛下新即位河決未塞霖雨害稼宜思所以應災變臣願陛下以援進忠良退斥邪佞為國寶以訓勸兵農豐積倉廩為天瑞草木之怪何足尚哉時王欽若復相詠嫉欽若阿倚數睥睨其短欽若心忌之會詠兼左巡使率府率崇俊入朝失儀詠言崇俊必在邊今老矣此不足罪欽若奏詠廢朝廷儀出通判信州又坐鞫陳絳獄失實徙邵州欽若卒御史中丞王臻奏還詠殿中侍御史為三司鹽鐵判官曹利用貶死

利用嘗所薦擢者多領兵守邊朝廷欲罷去之詠請一切毋治天聖六年夏大星晝隕有聲如雷詠條五事上之因言太子少保致仕晁迥雖老而有器識宜豫訪對其必有補又言三司使胡則丁謂黨也性貪巧不可任利權河北京師旱饑奏請出太倉米十萬石振饑民江淮制置使鍾離瑾因奏計多致東南物以賂權貴詠請御史臺劾狀帝面諭瑾亟還所部以尚書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權同判吏部流內銓爲三司鹽鐵副使八年特置天章閣待制以詠及范諷爲之判登聞檢院定國軍節度使張士遜入

覲冀得再用詠奏曰曹利用擅威福士遜與之共事相親厚援薦以至相位陛下以東宮僚屬用之臣願割舊恩伸公義趣使之藩士遜乃赴鎮明年詠卒嘗著道釋雜言數十篇别搆淨室以居自號深寧子

劉隨字仲豫開封考城人以進士及第爲永康軍判官軍無城堞每伐巨木爲柵壞輒以他木易之頗用民力隨因令環植楊柳數十萬株使相連屬以爲限界民遂得不擾屬縣令受賕鬻獄轉運使李士衡託令於隨隨不從士衡憤怒乃奏隨苛刻不堪從政罷歸不得調初西南夷市馬入官苦吏誅索隨爲繩按之

既罷夷人數百訴於轉運使曰吾父何在事聞乃得
調後改大理寺丞爲詳斷官李溥以贓敗事連權貴
有司希旨不窮治隨請再劾之卒抵溥罪晁迥薦通
判益州呂夷簡安撫川峽又言其材以太常博士改
右正言數月坐嘗爲開封府發解巡捕官而不察舉
人私以策辝相授降監濟州稅稍徙通判晉州還朝
遷右司諫爲三司戸部判官隨在諫職數言事嘗言
今之所切在於納諫其餘守常安靖而已又奏頻年
水旱咎在執事大臣忿爭不和請察王欽若等所爭
爲辨曲直又因星變言國家本支蕃衍而安定王之

外封策未行望擇賢者用唐故事增廣嗣王郡王之
封以慰祖宗意時下詔蜀中選優人補教坊隨以爲
賤工不足辱詔書又劾奏江淮發運使鍾離瑾載奇
花怪石數十艘納禁中及賂權貴累疏論丁謂姦邪
不宜還之內地胡則謂之黨既以罪出陳州不當復
進職王欽若既死詔塑其像茅山列於仙官隨言欽
若贓汚無忌憚考其行豈神仙耶宜察其妄又言李
維以詞臣求換武職非所以勵廉節前後所論甚衆
帝既益習天下事而太后猶未歸政隨請軍國常務
專稟帝旨又諫太后不宜數幸外家太后不悅會隨

請外出知濟州改起居郎久之遷尚書刑部員外郎入兼侍御史知雜事上言比年庶官僥倖請託或對見之際涕泗祈恩或績效甚微銜鬻要賞亦有藩翰之臣位尊職重表章不遜請求靡厭按察之司燕安顧望以容奸爲大體以舉職爲近名以巧詐爲賢以恬退爲拙以至貪殘者瀆于貨財老疾者不知止足請行申儆之法朝廷爲下詔戒中外未幾權同判吏部流內銓以長定格從事吏不得爲奸改三司鹽鐵副使使契丹以病足痺辭不能拜及還爲有司劾奏奪一官出知信州徙宜州再遷工部郎中知應天府

召為户部副使改天章閣待制不旬日卒隨與孔道輔
曹修古同時爲言事官皆以清直聞隨臨事明銳敢
行在蜀人號爲水晶燈籠初使契丹還會貶而官收
所得馬十五乘既卒帝憐其家貧賜錢六十萬
曹修古字述之建州建安人進士起家累遷秘書丞
同判饒州宋綬薦其材召還以太常博士爲監察御
史上四事曰行法令審故事惜材力辨忠邪辭甚切
至又奏唐貞觀中嘗下詔令致仕官班本品見任上
欲其知耻而勇退也比有年餘八十尚任班行心力
既衰官事何補請下有司敕文武官年及七十上書

自言特與遷官致仕仍從貞觀舊制即宿德勳賢自
如故事因著為令修古嘗偕三院御史十二人晨朝
將至朝堂黃門二人行馬不避呵者止之反為所詈
修古奏前史稱御史臺尊則天子尊故事三院同行
與知雜事同今黃門侮慢若此請付所司劾治帝聞
立命笞之晏殊以笏擊人折齒修古奏殊身任輔弼
百僚所法而忿躁亡大臣體古者三公不按吏先朝
陳恕於中書榜人即時罷黜請正典刑以允公議司
天監主簿苗舜臣等嘗言土宿留參太白晝見詔日
官同考定及奏以謂土宿留參順不相犯太白晝見

日未過午舜臣等坐妄言灾變被罰修古奏言日官所定希旨悅上未足爲信今罰舜臣等其事甚小然恐人人自此畏避佞媚取容以灾爲福天變不告所損至大禁中以翡翠羽爲服玩詔市於南越修古以謂重傷物命且真宗時嘗禁採狨毛故事未遠命罷之時頗崇建塔廟議營金閣費不可勝計修古極陳其不可久之出知歙州徙南劒州復爲開封府判官歷殿中侍御史權尚書刑部員外郎知雜司事權同判吏部流内銓未踰月會太后兄子劉從德死録其姻戚至於厮役幾八十人龍圖閣直學士馬季良集

賢校理錢暖皆緣遺奏超授官秩修古與楊偕郭勸
段少連交章論列太后怒下其章中書大臣請黜修
古知衢州餘以次貶太后以爲責輕命皆削一官以
修古爲工部員外郎同判杭州未行改知興化軍會
赦復官卒修古立朝慷慨有風節當太后臨朝權倖
用事人人顧望畏忌而修古遇事輒言無所回撓旣
没人多惜之家貧不能歸葬賓佐賻錢五十萬季女
泣白其母曰奈何以是累吾先人也卒拒不納太后
崩帝思修古忠特贈右諫議大夫賜其家錢二十萬
録其壻劉勲爲試將作監主簿修古無子以兄子覲

爲後覲知封州儂智高亂死之見忠義傳弟修睦性廉介自立與修古同時舉進士有聲鄉里累官尚書都官員外郎知邵武軍御史中丞杜衍薦以爲侍御史歲餘改司封員外郎出知壽州徙泉州坐失舉奪一官罷去後以知吉州不行上書請老不聽分司南京未幾致仕年五十一章得象表其高詔還所奪官卒曹氏自修古以直諒聞其女子亦能不累於利至覲又能死其官而修睦亦恬於仕進不待老而歸世以是賢之

郭勸字仲褒鄆州須城人舉進士授寧化軍判官累

遷太常博士通判容州特遷尚書屯田員外郎梓州
路轉運判官以母老固辭復爲博士通判萊州州民
霍亮爲仇人誣罪死吏受賕傳致之勸爲辨理得免
擢殿中侍御史時宋綬出知應天府杜衍在荊南勸
言綬有辭學衍清直不宜處外又言武勝軍節度使
錢惟演遷延不赴陳州覬望相位弟惟濟任觀察使
定州總管自請就遷留後胡則以罪罷三司使乃遷
工部侍郎集賢院學士請趣惟演上道罷惟濟兵權
追則除命又論劉從德遺奏恩濫貶太常博士監維
州稅改祠部員外郎知萊州月餘復爲侍御史判三

司塩鐵勾院郭皇后廢議選納陳氏勸進諫曰正家
以正天下自后妃始郭氏非有大故不當廢陳氏非
世閥不可以儷宸極疏入后巳廢而陳氏議遂寢遷
兵部員外郎兼起居舍人同知諫院馬季良自以所
求致仕朝廷從之勸言致仕所以待賢者豈負罪以
黜之人可得請追還敕誥又言發運使劉承德獻輪
扇浴器大率以媚上也請付外毀以戒邪佞趙元昊
襲父位以勸爲官告使所遺百萬悉拒不受還兼侍
御史知雜事權判流内銓遷工部郎中度支副使拜
天章閣待制知延州元昊將山遇率其族來歸且言

元昊將反勸與兵馬鈐轄李渭議自德明納貢四十年有內附者未嘗留乃奏卻之是冬元昊果反遣其使稱偽官來勸視其表函猶稱臣因上奏曰元昊雖僭中國名號然尚稱臣可漸以禮屈之願與大臣熟議遂落職知齊州改淄州數月移磁州元昊益侵邊關陝擾攘言者猶指勸不當絕山遇事又降兵部員外郎丁毋憂起復知鳳翔府尋復待制召權戶部副使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滑州再遷兵部郎中徙滄州又徙成德軍盜起甘陵徙鄆州既而知成德軍韓琦言勸所遣將張忠劉遵平賊功皆第一特詔獎諭未

幾召爲翰林侍讀學士復判流内銓改左諫議大夫
權御史中丞遷給事中辭不受而請贈其祖萊陽令
寧遂以爲尚書祠部員外郎衞士有相惡者陰置刃
衣篋中從勾當皇城司楊景宗入禁門既而爲閽者
所得景宗輒隱不以聞勸請先治景宗罪章再上不
聽又廷爭累日卒貶景宗祀明堂將加恩中外官勸
就齋次帥群御史求對不許又極論之是年復爲侍
讀學士同知通進銀臺司勸性廉儉居無長物嘗謂
諸子曰顏魯公云生得五品服章綏任子爲齋郎足
矣及再爲侍讀曰吾起諸生志不過郡守今年七十

列侍從可以歸矣遂用元日拜章三上不得謝賜銀
使市田宅後二年卒子源明治平中為太常博士會
御史知雜事吕誨等奏彈中書議追崇濮安懿王典
禮非是被黜以源明補監察御史裏行源明乞免除
命請追誨等遂聽免後以職方員外郎知單州卒
畋少連字希逸開封人其母嘗夢鳳集家庭寤而生
少連及長美姿表倜儻有識度舉服勤詞學為試秘
書省校書郎知崇陽縣崇陽劇邑自張詠為令有治
狀其後惟少連能繼其風迹權杭州觀察判官預校
道經畋秘書省著作佐郎歷知蒙城名山金華三縣

以本省丞爲審刑院詳議官張士遜守江寧辟通判
府事還爲御史臺推直官遷太常博士論劉從德遺
奏恩濫降祕書丞監漣水軍酒稅復爲博士通判天
雄軍太后崩召爲殿中侍御史與孔道輔等伏閤言
郭皇后不當廢少連坐贖復上疏曰陛下親政以來
進用直臣開闢言路天下無不歡欣一旦以諫官御
史伏閤遽行黜責中外皆以爲非陛下意盖執政大
臣假天威以出道輔仲淹而斷來者之說也竊覩戒
諭自今有章宜如故事密上毋得群詣殿門請對且
伏閤上疏豈非故事今遽絶之則國家復有大事誰

敢旅進而言者昔唐陽城王仲舒伏閤雪陸贄崔元
亮叩殿陛理宋申錫前史以爲美事今陛下未忍廢
黜皇后而兩府列狀議降爲妃諫官御史安敢緘默
陛下深惟道輔等所言爲阿黨乎爲忠亮乎疏入不
報又上疏曰高明粹清凝德無累者天之道也氛祲
蔽翳晦明偶差乃陰陽之沴爾象天德者君之體也
治陰陽者臣之職也陛下秉一德臨萬方有生之類
莫不浸涵德澤而氛祲蔽翳偶差晦明以累聖德者
由大臣懷祿而不諫小臣畏罪而不言臣獨何人敢
貢狂瞽竊痛陛下履仁聖之具美乏骨鯁之良輔因

成不忍之忿又稽不遠之復臣是以瀝肝膽披情愫
爲陛下廓清氛祲蔽翳之累易曰夫夫婦婦而家道
正正家而天下定詩云刑于寡妻以御于家邦若然
則君天下修化本者莫不自內而刑外也況聞入道
降妃之議出自臣下且后妃有罪黜則告宗廟廢則
爲庶人安有不示之於天下不告之於祖宗而陰行
臣下之議乎且皇后以小過降爲妃則臣下之婦有
小過者亦當降爲妾矣比抗章請對不蒙賜召豈非
奸邪之臣離間陛下耶臣等赴中書時執政之臣謂
后有妒忌之行始議入道終降爲妃兼云有上封者

慮后不利於聖躬故築高垣置在別館臣等備言中外之議以爲未可頗速降明詔復中宮位號以安民心翌日詔出乃云中宮有過掖庭具知特示涵容未行遽黜置之別館俾自省脩供給之間一切如故臣未審黜置別館爲后爲妃詔書不言安所取信況皇后事陛下一紀有餘而輔臣倉卒以降黜之議惑於宸聽搢紳循默無敢爲陛下言者臣所謂氛祲蔽翳以累聖德者蓋臣職有曠爾臣竊恐奸邪之人引漢武幽陳皇后故事以諂惑陛下且漢武驕奢淫縱之主固不足踵其行事而爲人臣者思致君如堯舜豈

致君如漢武哉今皇后置於別館必恐懼脩省陛下仁恕之德施於天下而獨不加於中宮乎願詔復中宮位號杜絶非間待之如初天地以正陰陽以和人神共懽豈不美哉陛下茍爲邪臣所蔽不加省察臣恐高宗王后之枉必見於他日宮闈不正之亂未測於將來惟聖神慮焉未幾除開封府判官改尚書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爲三司度支判官出爲兩浙轉運副使舊使者所至郡縣索簿書不暇殫閱往往委之吏胥吏胥持以爲貨少連命郡縣上簿書悉緘識遇事間指取一二自閱擿其非是者按之餘不及閱

者全緘識以還由是吏不能為奸而州縣簿書莫敢不治矣部吏有過召詰曰聞子所爲若此有之乎有當告我我容汝自新苟以爲無吾不使善人被謗即爲汝辨明矣吏不敢欺皆以實對少連每得其情諄諄戒飭使去後有能自改過者猶保任之秀州獄死無罪人時少連在杭吏畏恐聚謀僞爲死者服罪款未及綴屬少連已挐舟入城訊獄吏具服請罪以爲神明是時鄭向守杭無治才訟者不服往往自州出徑趋少連少連一言處決莫不盡其理徙使淮南兼發運司事加兵部員外郎又徙陝西駙馬都尉柴宗

慶知陝州繼其下撓民少連入境劾奏之入兼侍御
史知雜事踰月爲度支三司副使河東地震奉使安
撫還擢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知廣州時元昊反范
仲淹薦少連才堪將帥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涇州改
渭州命未至而卒少連通敏有才遇事無大小決遣
如流不爲權勢所屈既卒仁宗歎惜之

論曰古人有言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採當天聖明
道間天子富於春秋母后稱制而內外肅然紀綱具
舉朝政亡大闕失奸人不得以自肆者繇言路得人
故也是時孔道輔鞠詠劉隨曹修古迭爲諫官御史

郭勸段少連繼之皆侃侃正色遇事輒言雖被斥逐不更其守及帝既親政道輔勸少連復任言責郭后之廢引議慷慨犯人主責大臣其氣益壯遺風餘烈天下至今稱之詩所謂邦之司直其庶幾歟

列傳卷第五十六

列傳卷第五十七　　宋史二百九十八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勅修

彭乘　嵇穎　梅摯　司馬池 子旦 從子里 曾孫朴　李及　燕肅 子度 孫瑛　蔣堂

劉夔　馬亮　陳希亮

彭乘字利建益州華陽人少以好學稱州里進士及第嘗與同年生登相國寺閣皆瞻顧鄉關有從宦之樂乘獨西望悵然曰親老矣安敢舍晨昏之奉而圖一身之榮乎翌日奏乞侍養居數日授漢陽軍判官

遂得請以歸久之有薦其文行者召試爲館閣校勘固辭還家後復除鳳州團練推官天禧初用寇準薦爲館閣校勘改天平軍節度推官預校正南北史隨書改秘書省著作佐郎遷本省丞集賢校理懇求便親得知普州蜀人得守鄉郡自乗始普人鮮知學乗爲興學召其子弟爲生員教育之乗父卒既葬有甘露降于墓栢人以爲孝感服除知荆門軍改太常博士召還同判尚書刑部出知安州徙提點京西刑獄改夔州路轉運使會土賊田忠霸誘下溪州蠻將内寇乗適按郡至境大集邊吏勒兵下山以備賊賊遁

去因遣人間之其黨斬忠霸夷其家召脩起居注擢
知制誥累遷工部郎中入翰林為學士領吏部流内
銓三班院為群牧使既病仁宗勑太醫診視賜以禁
中珍劑卒賜白金三百兩御史知雜何郯論請贈官
不許詔一子給奉終喪初修起居注缺中書舍人而
乘在選中帝指乘曰此老儒也雅有恬退名無以易
之及召見諭曰卿先朝舊臣久補外而未嘗自言對
曰臣生孤遠自量其分安敢過有所望帝頗嘉之乘
質重寡言性純孝不喜事生業聚書萬餘卷皆手自
刋校蜀中所傳書多出於乘晚歲歷典贊命而文辭

少工云

嵇頴字公實應天宋城人父適嘗爲石首主簿民有父子坐重繫府檄適按之抵其父於法而子獲免父死假人言曰主簿仁人也行且生賢子後必大明年頴生天聖中進士及第授蔡州團練判官王曾知青州徙天雄軍皆辟爲從事後用曾薦遷太子中允爲集賢校理歷開封府推官三司度支判官同修起居注擢知制誥累遷尚書兵部員外郎召入翰林爲學士未及謝卒詔以告敕襲衣金帶鞍勒馬賜其家頴舉進士時王曾張知白相繼爲南京留守見頴謹厚

篤學謂其子弟曰若曹師表也張堯封嘗從蘋學所爲文多留蘋家其後堯封女入禁中爲修媛甚被寵幸令其弟化基詣蘋求編次其父稾爲序以獻之蘋不答亦不以獻

梅摯字公儀成都新繁人進士起家大理評事知藍田上元縣徙知昭州通判蘇州二浙饑官貸種食已而督償頗急摯言借貸本以行惠乃重困民詔緩輸期慶曆中擢殿中侍御史時數有災異引洪範上變戒曰王省惟歲謂王總群吏如歲四時有不順則省其職今日食于春地震于夏雨水于秋一歲而變

及三時此天意以陛下省職未至而丁寧戒告也伊洛暴漲漂廬舍海水入台州殺人民浙江潰防黃河溢埽所謂水不潤下陛下宜躬責脩德以回上帝之眷佑陰不勝陽則災異衰止而盛德日起矣徙開封府推官遷判官僧常瑩以簡札達宮人輦官鄭玉醉呼毆徼巡卒皆釋不問摯請悉杖配之改度支判官進侍御史論石元孫不死行陳係縲以還國之辱也不斬無以厲邊臣再奏不報李用和除宣徽使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摯言國初杜審瓊亦帝舅也官止大將軍李繼隆累有戰功晚年始拜使相祖宗慎名

器如此今不宜亟授無功以戶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權判大理寺言權陝西轉運使張堯佐非才繇宮掖以進恐上累聖德及奏減資政殿學士員召待制官同議政復百官轉對帝謂大臣曰梅摯言事有體以爲戶部副使會宴契丹使紫宸殿三司副使當坐殿東廡下同列有謂典宴例坐殿上而大宴當止殿門外爾因不即坐與劉湜陳洎趨出降知海州徙蘇州入爲度支副使初河北歲饑三司益漕江淮米餉河北後江淮饑有司尚責其數摯奏減之擢天章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還判吏部流內銓進龍圖

閣學士知滑州州歲備河調丁壯伐灘葦𢫬以疲民
奏用州兵代之河大漲將決夜率官屬督工徒完隄
水不爲患詔獎其勞句當三班院同知貢舉請知杭
州帝賜詩寵行累遷右諫議大夫徙江寧府又徙河
中卒摯性淳靜不爲矯厲之行政迹如其爲人平居
未嘗問生業喜爲詩多警句有奏議四十餘篇

司馬池字和中自言晉安平獻王孚後征東大將軍
陽棄安邑瀾洄曲後魏析安邑置夏縣遂爲縣人池
少喪父家貲數十萬悉推諸父而自力讀書時議者
以蒲坂竇津大陽路官運塩回遠聞乃開峪口道自

聞喜逾山而抵垣曲咸以爲便池謂人曰昔人何爲捨逕而就迂殆必有未便者衆不以爲然未幾山水暴至壅車人牛盡没入河衆乃服舉進士當試殿庭而報母亡交歷其書池心動夜不能寐曰吾母素多疾家豈無有異乎行至宮城門徘徊不能入因語其友而亦止以母疾告遂號慟而歸後中第授永寧主簿出入乘驢與令相惡池以公事謁令令南向踞坐不起池挽令西向偶坐論事不爲少屈歷建德鄠縣尉蜀人妄言戍兵叛蠻將入寇富人爭瘞金銀逃山谷間令閻丘夢松假他事上府主簿稱疾不出池攝縣

事會上元張燈乃縱民遊觀凡三夕民心遂安調鄭州防禦判官知光山縣禁中營造詔諸州調竹木州符期三日畢輸池以土不產大竹轉市蘄黃非三日可致乃更與民自爲期約過不輸者罪之既而輸竹先諸縣盛度薦於朝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監安豐酒稅徙知小溪縣劉燁知河南府辟知司錄參軍事歲餘通判留守司樞密使曹利用奏爲群牧判官辭不就朝廷固援之利用嘗委括大臣所負進馬價池曰令之不行由上犯之公所負尚多不先輸何以趣他人利用驚曰吏紿我已輸矣亟命送官數日而諸負

者皆入利用貶其黨畏罪從而毀短者甚衆池獨颺
言于朝稱利用枉朝廷卒不問會詔百官轉對池言
唐制門下省詔書之出有不便者得以封還今門下
雖有封駁之名而詔書一切自中書以下非所以防
過舉也內侍皇甫繼明給事章獻太后閤兼領估馬
司自言估馬有羨利乞遷官事下羣牧司閱無羨利繼明方
用事自制置使以下皆欲附會爲奏池獨不可除開封府
推官敕至閤門爲繼明黨所沮罷知耀州擢利州路
轉運使知鳳翔府召知諫院上表懇辭仁宗謂宰相
曰人皆嗜進而池獨嗜退亦難能也加直史館復知

鳳翔有疑獄上讞大理輒復下掾屬惶遽引咎池曰
長吏者政事所繇非諸君過乃獨承其罪有詔勿劾
岐陽鎮巡檢夜飲富民家所部卒執之俾爲約不敢
復督士卒而後釋其縛池捕首惡誅之巡檢亦坐廢
累遷尚書兵部員外郎遂兼侍御史知雜事嘗言陝
西用兵無宿將劉平好自用而少智謀必誤大事後
平果敗更户部度支鹽鐵副使歲滿中書進名帝曰
是固辭諫官者擢天章閣待制知河中府徙同州又
徙杭州池性質易不飾厨傳剸劇非所長又不知吳
俗以是謗譏聞朝廷轉運使江鈞張從革劾池決事

不當十餘條及稽留德音降知虢州初轉運使旣奏池會吏有盜官銀器械州獄自陳爲鈞掌私厨出所賣過半又越州通判載私物盜稅乃從華之姻遣人私請或謂池可舉劾以報仇池曰吾不爲也人稱其長者徙知晉州卒子旦光光自有傳從子里

旦字伯康清直敏强雖小事必審思度不中不釋以父任爲秘書省校書郎歷鄭縣主簿鄭有婦䦨訟奪人田者有家多金錢市黨貫吏合爲奸謾十年不决旦取案一閱情僞立見黜吏十數輩寃者以直又幷元慶豪欺鄉里莫敢誰何旦擒致于法時旦年尚少上

下易之自是驚服吏捕蝗因緣擾民旦言蝗民之仇宜聽自捕輸之官後著爲令丁內外艱服除監饒州永平鑄錢監知祁縣天大旱人乏食群盜剽敓富家巨室至以兵自備旦召富者開以禍福於是爭出粟減直以糶猶不失其嬴飢者獲濟盜患亦弭舉監在京百萬倉時祁隸太原以太原留不召通判乾州未行舉監在京雜物庫知宜興縣其民囂訟旦每獄必窮根株痛繩之校繫縣門民稍以詆冒爲耻市貫大溪賈[朝昌]所作長橋壞廢歲久旦勸民葺復不勞而成時王安石守常州開運河調夫諸縣旦言役大而亟民有不

勝則其患非徒不可就而已請令諸縣歲遞一役雖緩必成安石不聽秋大霖雨民苦之多自經死役竟罷歷知梁山軍安州旦治郡有大體所施設取於適理便事再監鳳翔太平宮以熙寧八年致仕歷官十七遷至大中大夫元祐二年卒年八十二旦澹薄無欲奉養茍完人不見其貴與弟光尤友愛終始人無間言光居洛旦居夏縣皆有園沼勝槩光歲一往省旦旦亦間至洛視光凡光平時所與論天下事旦有助焉及光被門下侍郎召固辭不拜旦引大義語之曰生平誦堯舜之道思致其君今時可而違非進退

之正也光幡然就位方是時天下懼光之終不出及聞此皆欣然稱旦曰長者之言也英宗即位例以親屬入賀得官時旦在梁山諸孫未仕者皆不遣惟遣其從兄子稟旦與人交以信義喜周其急嘗有以罪免官貧不能存者月分俸濟之其人無以報願以女爲妾旦驚謝之亟出妻奩中物使嫁之旦生於丙午與文彥博程公珦席汝言爲同年會賦詩繪像世以爲盛事比唐九老三子良試將作監主簿富求承議郎陝州通判宏陳留令宏子朴

里字昭遠進士釋褐授威勝軍判官改大理寺丞罷

籍爲鄜延經略使奏通判鄜州州將武人不法里平居與之驩甚臨事正色力爭不少假借性廉靜質直所至有惠政每罷官至京師未嘗有所謁視審官榜久闕人所不取者乃受之而去後知乾州爲太常少卿而卒

朴字文季少育于外祖范純仁紹聖黨事起父宏上書論辨得罪純仁責永州疾失明客至必令朴導以見時方七歲進揖應對如成人客皆驚嘆以純仁遺恩爲官宏死徒跣負柩還調晉寧軍士曹參軍通判不法轉運使王似諷朴伺其過朴不可曰下吏而陷

長官不唯亂常人且不食吾餘矣死不敢奉教似賢
而薦之靖康初入爲虞部右司員外郎金人次汴郊
命朴使之二酋問朴家世具以告喜曰賢者之後也
待之加禮乃吐腹心諭以亟求講觧朴復命任事者
疑不决都城陷欽宗思朴之言以爲兵部侍郎二帝
將北遷又貽書請存立趙氏金人憚之挾以北去且
悉取其孥開封儀曹趙鼎爲匿其長子倬於蜀故得
免建炎登極赦至燕朴私令齎詣徽宗爲人所告金
主憐其忠釋之徽宗崩朴與奉使朱弁在燕共議制
服弁欲先請朴曰爲臣子聞君父喪當致其哀尚何

請設請而不許柰何遂服斬衰朝夕哭金人亦義而
不問又遣朱松年間行以金人情實歸報宋因王倫
出使持黃金賜朴倫還言金命朴爲行臺左丞朴辭
而止益重之後卒於真定訃聞詔稱其忠節顯著贈
兵部尚書謚曰忠潔
李及字幼幾其先范陽人後徙鄭州父覃左拾遺及
舉進士再調昇州觀察推官寇準薦其才擢大理寺
丞知興化軍以殿中丞通判曹州州民趙諫者素無
賴持郡短長縱爲奸利及受命諫在京師乃謁及及
不之見慢罵而去投匿名書誣及因以毀朝政會上

封者發諫事命轉運使與及察其狀及條上諫前後所爲不道詔御史劾得其實斬於都市及由是知名擢知隴州初置提點刑獄内出及與陳綱二人名付中書明日以綱使河北及使陝西特遷一官還判三司磨勘司出知鳳翔府徙延州除三司戸部副使爲淮南轉運使累遷太常少卿知秦州議者以及謹厚非守邊才及至秦州州將吏亦頗易之會有禁卒白晝攫婦人金釵於市吏執以來及方坐觀書召之使前略加詰問其人服罪及亟命斬之觀書如故於是將士皆驚服改左司郎中樞密直學士以右諫議大

夫召還句當三班院再遷尚書工部侍郎歷知杭州鄆州應天河南府召拜御史中丞卒年七十特贈禮部尚書謚恭惠及資質清介所治簡嚴喜慰薦下吏而樂道人之善在杭州惡其風俗輕靡不事宴游一日冒雪出郊衆謂當置酒召客乃獨造林逋清談至暮而歸居官數年未嘗市吳中物比去唯市白樂天集在河南杜衍爲提點刑獄間與衍會而具甚疏薄他日中貴人用事者至亦無加品衍歎其清德娶張氏性嫉悍及嘗生子鞠之外舍張固請歸保養之乃會親屬以子擊堂柱碎其首及遂無子以弟之子爲後

燕肅字穆之青州益都人父峻慷慨任俠楊光遠反時率其屬迎符彥卿遂家曹州肅少孤貧游學舉進士補鳳翔府觀察推官寇準知府事薦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知臨邛縣縣民嘗苦吏追擾肅削木爲牘民訟有連逮者書其姓名使自召之皆如期至知考城縣通判河南府召爲監察御史準方知河南奏留之遷中侍御史提點廣南西路刑獄遷侍御史徙廣南東路還爲丁謂所惡出知越州徙明州俗輕悍喜鬭肅下令獨罪先毆者於是鬭者爲息直昭文館爲定王府記室參軍判尚書刑部建言京師大辟一覆奏

而州郡之獄有疑及情可憫者上請多爲法司所駁
乃得不應奏之罪頗如京師死許覆奏遂詔疑獄及
情可憫皆上請語在刑法志其後大辟上請者多得
貸議自肅始擢龍圖閣待制權知審刑院知梓州還
同糾察在京刑獄再判刑部累遷左諫議大夫知亳
州徙清州屬歲歉命兼京東安撫使入判太常寺兼
大理寺復知審刑肅言舊太常鐘磬皆設色每三歲
親祠則重飾之歲既久所塗積厚聲益不協乃詔與
李照宋祁同按王朴律即刬滌考擊合以律準試於
後苑聲皆協又詔與章得象馮元詳刻漏進龍圖閣

直學士知潁州徙鄧州官至禮部侍郎致仕卒肅喜爲詩其多至數千篇性精巧能畫入妙品圖山水菴布濃淡意象微遠尤善爲古木折竹嘗造指南記里鼓二車及欹器以獻又上蓮花漏法詔司天臺考於鐘鼓樓下云不與崇天曆合然肅所至皆刻石以記其法州郡用之以侯昏曉世推其精密在明州爲海潮圖著海潮論二篇子度孫瑛

度字唐卿登進士第知陳留縣京東蝗年飢盜發度勸邑豪出粟六萬以濟民又行保伍法以察盜善狀日聞通判永興軍三司使王堯臣舉爲戶部判官以

伐閱淺始命權發遣遂爲故事出知滑滑與黎陽對
境河埽下臨魏都霖潦暴至新埽不屬度曰魏實爲
河朔根本不可坐視成敗悉以所儲茭楗禦之埽賴
以不潰復爲戶部判官歲皇祐甲午益州言歲在甲
午蜀再亂今又值之民爲戚戚乃命度出使備不虞
還奏無足慮權河北轉運副使六塔河決坐貶秩知
蔡州徙福州閩故多盜度請假事權制攝一道遂加
兵馬鈐轄入爲戶部副使以右諫議大夫知潭州卒
年七十度有心計凡六佐大農慶曆中三司請榷河
北鹽度言川峽不榷酒河北不禁鹽此祖宗順民俗

不易之制也榷之非是會張方平亦論之議遂寢

瑛字仁叔以蔭爲瑕丘尉縣人習爲盜瑛榜諭曰今平民或呼以盜必怒見詞色顧乃舍耕稼本業爲人所不肯爲者及陷於罪則終身不齒於鄉閭尉不忍以是待汝盜感悟爲稍弭累遷太府丞開封少尹歷廣東轉運判官進副使加直秘閣時方尚老氏教瑛言守臣任端考課乞以興崇教法拯葺道宮爲善最從之連進直龍圖閣時瑛在嶺嶠七年括南海犀珠香藥奉宰相內侍人目之爲香燕遂以徽猷閣待制提舉醴泉觀拜戶部侍郎徽宗賜書仁人義士之家

以表之盖取王安石頌其曾大父肅詩語也轉開封尹賜進士出身兼侍讀且將大用後以御史言瑛不能撥煩戢奸吏致賊殺不辜罷爲龍圖閣直學士未數月爲户部尚書靖康初以龍圖閣學士知河陽金兵入寇三城當兵衝瑛至未及備而兵騎大集乘銳攻城瑛不能禦棄將出奔爲亂兵所害年五十建炎初賜端明殿學士

蔣堂字希魯常州宜興人擢進士第爲楚州團練推官滿歲吏部引對真宗覽所試判善之特授大理寺丞知臨川縣縣富人李甲多爲不法前令莫能制堂

戒諭不悛白州以兵索其家得僭乘輿物置于死歷
通判眉許吉楚州以太常博士知泗州召爲監察御
史禁中火有司請究所起多引宮人屬吏堂言火起
無迹安知非天意也陛下宜脩德應變有司乃欲歸
咎宮人以之屬吏何求不可而遂賜之死是重天譴
也詔原之論奏郭皇后不當廢坐贖再遷侍御史判
三司度支句院出爲江南東路轉運使徙淮南兼江
淮發運事時廢發運使上封者屢以爲非便堂言唐
裴耀卿劉晏第五琦李巽裴休皆嘗爲江淮河南轉
運使不聞別置使名國朝卞袞王嗣宗劉師道亦止

爲轉運兼領發運司事而歲輸京師常足時雖用其議後卒復在江淮歲薦部吏二百人或謂曰一有謬舉且得罪何以多爲堂曰十得二三亦足報國坐失按蘄州王蒙正故入部吏死罪降知越州州之鑑湖馬臻所爲溉田八千頃食利者萬家前守建言聽民自占多爲豪右所侵堂奏復之徙蘇州入判刑部徙戶部句院歷戶部度支鹽鐵副使安撫梓夔路擢天章閣待制江淮制置發運使先是發運使上計造大舟數十載江湖物入遺京師權貴堂曰吾豈爲此歲入自可附驛奏也前後五年未嘗一至京師就除河

東路都轉運使未行知洪州改應天府累遷左司郎中知杭州以樞密直學士知益州慶曆初詔天下建學漢文翁石室在孔子廟中堂因廣其舍爲學宮選屬官以教諸生士人翕然稱之楊日嚴在蜀有能名堂素不樂之於是節遊宴減廚傳尊尚寬縱頗變日嚴之政又建銅壺閣其制宏敞而材不預具功既半乃伐喬木于蜀先主惠陵江瀆祠又毀后土及劉禪祠蜀人浸不悅獄訟滋多久之或以爲私官妓從河中府又徙杭州蘇州以尚書禮部侍郎致仕卒特贈吏部侍郎堂爲人清修純飭遇事毅然不屈貧而樂

施好學工文辭廷譽晚進至老不倦尤嗜作詩有吳門集二十卷

劉變字道元建州崇安人進士中第補廣德軍判官累遷尚書屯田員外郎權侍御史李照改製大樂鐘磬變以爲樂之大本與政化通不當輕易其器願擇博學之士以補卿丞凡四方妄獻說以要進者請一切罷之帝善其言歷三司戸部判官判度支句院江西兩浙淮南轉運使加直史館知陝州改太常少卿知廣州所至有廉名權三司度支副使桂陽監蠻唐和寇邉以右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知潭州兼湖

南安撫使初至遣人諭蠻酋使降不從乃舉兵擊敗
和于銀江源進破其巢穴蠻逃遁遠去前將以帛購
蠻首至是有持首取購者按問乃輒殺平民誅之而
罷購州境獲安還權判吏部流內銓知審刑院河北
大水民流入京東爲盜詔增京東守備帝問誰可守
鄆者宰相以夔對進給事中樞密直學士以往至鄆
發廪振飢民賴全活者甚衆盜賊衰息賜書褒諭奨
臣議欲脩復河故道夔極言其不可遂罷還工部侍
郎知福州請解官入武夷山爲道士弗許知建州尋
告老遂以戸部侍郎致仕英宗即位遷吏部卒年八

十三夔嘗過江東見二囚繫纍年矣問之曰前此殺吉州掾徐咸疑二人者夔爲言於朝釋之後果得眞盜嘗遇隱者得養生術遂蔬食及獨居退處一閤家人罕見其面至老手足耳目強明如少壯時不治財產所收私田有餘穀則以振鄉里貧人前死數日自作遺表以祿賜所餘分親族告其家人曰某日吾死矣如期而死無子

馬亮字叔明廬州合淝人舉進士爲大理評事知蕪湖縣再遷殿中丞通判常州吏民有因緣亡失官錢籍其貲猶不足以償妻子連逮者至數百人亮縱去

緩與之期不踰月盡輸所負羅處約使江東以亮治行聞擢知濮州會諸路轉運司置糾察刑獄官以福建路命亮覆訊冤獄全活者數十人遷太常博士知福州蘇易簡薦亮才任繁劇召還同提點三司都句院磨勘憑由司久之出知饒州州豪白氏多執吏短長嘗殺人以赦免愈驁橫爲閭里患亮發其奸誅之部中畏懾州有鑄錢監匠多而銅錫不給亮請分其工之半別置監于池州歲增鑄緡錢十萬遷殿中侍御史真宗即位上書言陛下初政軍賞宜速而所在不時給請遣使分督之又赦書蠲除州縣逋負而有

司趣責愈急宜如赦推恩以寬民故事以親王尹開
封地尊勢重嫌隙易生願鑒其繇以示保全親愛之
道契丹仍歲南侵河朔蕭然請修好以息邊民帝善
其言以亮為可用王均反以為西川轉運副使賊平
主將邀功誅殺不已亮全活千餘人城中米斗千錢
亮出廩米裁其價人賴以濟召問蜀事會械送賊詿
誤者八十九人至闕下執政欲盡誅之亮曰愚民脅
從此特百之一二餘竄伏山林者衆今不貸之反側
之人聞風疑懼一唱再起是滅一均生一均也帝悟
悉宥之加直史館復遣還部時諸州鹽井歲久泉涸

而官督所負課繫捕者州數百人亮盡釋繫者而奏廢其井又除屬部舊逋官物二百餘萬還知潭州屬縣有亡命卒剽攻爲鄉閭患人共謀殺之事覺法當死者四人亮咸貸之曰爲民去害而反坐以死罪非法意也徙昇州行次江州屬歲旱民飢湖湘漕米數十舟適至亮移文守將發以振貧民因奏瀕江諸郡皆大歉而吏不之救願罷官糴令民轉粟以相賙以右諫議大夫知廣州時宜州陳進初平而澄海兵從進反者家屬二百餘人法當配隸亮悉置不問盐戶逋課質其妻子於富室悉取以還其家海舶久不至

使招來之明年至者倍其初珍貨大集朝廷遣中使賜宴以勞之是歲東封亮敦諭大食陀婆離蒲含沙貢方物泰山下歷知虔洪二州江陵府再遷尚書工部侍郎復知昇州徙杭州加集賢院學士先是江濤大溢調兵築堤而工未就詔問所以捍江之策亮謀詣禱伍員祠下明日潮為之却出橫沙數里隄遂成入為御史中丞建言士民父祖未葬而析居請自今未葬者毋得輒析明年改兵部侍郎知廬州徙江陵又徙江寧府仁宗初拜尚書右丞復知廬州召判尚書都省兼知審刑院遷工部尚書知亳州又遷江寧

府以太子少保致仕卒贈尚書右僕射亮有智略敏於政事然其所至無廉稱呂夷簡少時從其父蒙亨爲縣福州亮見而奇之妻以女妻劉恚曰嫁女當與縣令兒邪亮曰非爾所知也陳執中梁適爲京官田況宋庠及其弟祁爲童子時亮皆厚遇之曰是後必大顯世以亮爲知人亮卒時夷簡在相位有司謚曰忠肅人不以爲是也子仲甫爲天章閣待制

陳希亮字公弼其先京兆人唐廣明中避難遷眉州青神之東山希亮幼孤好學年十六將從師其兄難之使治錢息三十餘萬希亮悉召取錢者焚其券而

去業成乃召兄子庸諭使學遂與俱中天聖八年進士第里人表其閭曰三儁初爲大理評事知長沙縣有僧海印國師出入章獻皇后家與諸貴人交通恃勢據民地人莫敢正視希亮捕治寘諸法一縣大聳郴州竹場有僞爲劵給輸戶送官者事覺輸戶當死希亮察其非辜出之已而果得其造僞者冉遷殿中丞徙知鄠縣老吏曹腆侮法以希亮年少易之希亮視事首得其罪腆叩頭出血願自新希亮戒而捨之卒爲善吏巫覡歲斂民財祭鬼謂之春齋否則有火災民訛言有緋衣三老人行火希亮禁之民不敢犯火

亦不作毀淫祠數百區勸巫爲農者七十餘家及罷
去父老送之出境泣曰公去我緋衣老人復出矣遷
太常博士有言梆獄活人死罪賜五品服初蜀人官
蜀不得通判州事希亮以母老願折資爲縣侍親於
是知臨津縣毋終服除爲開封府司錄司事福勝塔
火官欲更造度用錢三萬希亮言陜西用兵願以此
餽軍詔罷之青州民趙禹上書言趙元昊必反宰相
以禹狂言徙建州元昊果反禹訟所部不受亡至京
自理宰相怒下開封獄希亮言禹可賞不可罪爭不
已上釋禹賞爲徐州推官且欲以希亮爲御史會外

戚沈元吉以奸盜殺人希亮一問得實自驚仆死沈氏訴之詔御史劾希亮及諸掾吏希亮曰殺此賊者獨我耳遂引罪坐廢朞年盜起京西殺守令富弼薦希亮可用起知房州州素無兵備民凛凛欲亡去希亮以牢城卒雜山河戶得數百人日夜部勒聲振山南民恃以安殿侍雷甲以兵百餘人逐盜竹山甲不能戢所至爲暴或疑爲盜告希亮盜入境且及門希亮即勒兵阻水拒之命持滿無得發士皆植立如偶人甲射之不動乃下馬拜請死曰初不知公官軍也吏士皆欲斬甲以狗希亮獨治爲暴者十餘人使甲

以捕盜自贖時劇賊党軍子方張轉運使使供奉官崔德贇捕之德贇既失党軍子遂圍竹山民賊所嘗舍者曰向氏殺父子三人梟首南陽市曰此党軍子也希亮察其冤下德贇獄未服党軍子獲於商州詔賜向氏帛復其家流德贇通州或言華陰人張元走夏州爲元昊謀臣詔徙其族百餘口於房幾察出入飢寒且死希亮曰元事虛實不可知使誠有之爲國者終不顧家徒堅其爲賊耳此又皆其踈屬無罪乃密以聞詔釋之老幼哭希亮庭下曰今當還故鄉然柰何去父母乎遂畫希亮像祠焉代還遂執政欲以爲大理少

卿希亮曰法吏守文非所願願得一郡以自效乃以
爲宿州州跨汴爲橋水與橋爭常壞舟希亮始作飛
橋無柱以便往來詔賜縑以褒之仍下其法自畿邑
至于泗州皆爲飛橋皇祐元年移滑州奏事殿上仁
宗勞之曰知卿疾惡無懲沈氏子事未行詔提舉河
北便糴都轉運使魏瓘劾希亮擅增損物價已而瓘
除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希亮乞廷辨既對仁宗直
希亮奪瓘職知越州且欲用希亮希亮言臣與轉運
使不和不得爲無罪力請還滑會河溢魚池埽且決
希亮悉召河上使者發禁兵捍之廬於所當決吏民

涕泣吏諫希亮堅卧不動水亦去人比之王尊是歲盜起宛句晝刼張郭鎮執濮州通判井淵仁宗以爲憂問執政可用者未及對仁宗曰朕得之矣乃以希亮爲曹州不逾月悉擒其黨淮南飢安撫轉運使皆言壽春守王正民不任職正民坐免詔希亮乘傳代之轉運使調里胥米而蠲其役凡十三萬石謂之折役米米翔貴民益飢希亮至除之且表其事旁郡皆得除又言正民無罪職事辦治詔復以正民爲鄂州久之徙知廬州虎翼軍士屯壽春者以謀反誅遷其餘不反者數百人於廬皆自疑不安一日有竊入府

舍將爲不利者希亮笑曰此必醉耳貸而流之盡以其餘給左右使令且以守倉庫人爲之懼希亮益加親信皆感德指心誓爲希亮死改提點刑獄江東遷度支郎中徙河北嘉祐二年入爲開封府判官改判三司户部句院朝廷以三司事冗簿書留滯乃命希亮又兼開拆司滎州鬻鹽凡十八井歲久澹竭有司責課如初民破產籍没者三百餘家希亮爲言還其所籍歲蠲三十餘萬斤三司簿書滯留者自天禧以來未帳六百有四明道以來生事二百一十二萬希亮日夜課吏凡九月去其三之二度支吏不時勾希

亮杖之副使以希亮擅決罰由是事復滯會接伴契丹使還自請補外乃以為京西轉運使賜三品服石塘河役兵叛其首周元自稱周大王震動汝洛閒希亮聞之即日輕騎出按吏請以兵從希亮不許其賊二十四人道遇希亮以希亮輕出意色閑和不能測遂相與列訴道周希亮徐問其所苦命一老兵押之曰以是付葉縣聽吾命既至令曰汝以自首皆無罪然必有首謀者衆不敢隱乃斬元以狥流軍校一人餘悉遣赴役如初遷京東轉運使維州參軍王康赴官道博平大猾有號截道虎者毆康及其女幾死吏

不敢問希亮移捕甚急卒流海島又刻吏故縱坐免者數人徐州守暴苛以細過籍民產數十家獲小盜使必自誣抵死希亮言其狀卒以廢去數上章請老不允移知鳳翔倉粟支十二年主者以腐敗爲憂歲飢希亮發十二萬石貸民有司懼爲擅發希亮身任之是秋大熟以新易舊官民皆便于闐使者入朝過秦州經略使以客禮享之使者驕甚留月餘壞傳舍什器縱其徒入市掠飲食民戶皆晝閉希亮聞之曰吾嘗主契丹使得其情使者初不敢暴橫皆譯者教之吾痛繩以法譯者懼其使不敢動矣況此小國乎

乃使教練使持符告譯者曰入吾境有秋毫不如法吾且斬若取軍令狀以還使者至羅拜庭下希亮命坐兩廊飲食之護出其境無一人譁者英宗即位遷太常少卿獄有盜法當死僚官持不可久之盜殺守吏遁去希亮以前議讞于朝而希亮之議是僚官懼欲以事中希亮希亮自顧無有其事始州郡以酒相餉例皆私有之而法不可希亮以遺游士之貧者既而曰此亦私也以家財償之遂借此上書自劾求去不已坐是分司西京未幾致仕卒年六十四希亮嘗夢異人按圖而告之年至是果然贈工部侍郎希亮

爲人清勁寡欲不假人以色自王公貴人皆嚴憚之見義勇發不計禍福所至奸民猾吏易心改行不改者必誅然出於仁恕故嚴而不殘少與蜀人宋輔游輔卒於京母老子端平幼希亮養其母終身以女妻端平使同諸子學卒登進士第四子忱度支郎中恪滑州推官恂大理寺丞慥字季常少時使酒好劍用財如糞土慕朱家郭解爲人閭里之俠皆宗之在岐下嘗從兩騎挾二矢與蘇軾遊西山鵲起於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乃怒馬獨出一發得之因與軾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世豪士稍壯折節讀書

欲以此馳騁當世然終不遇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歲得帛千匹晚年皆棄不取遯於光黄間曰岐亭庵居蔬食徒步往來山中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不與世相聞人莫識也見其所著帽方屋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方山子及蘇軾謫黄過岐亭識之人始知爲慥云

論曰秉雅恬退頴不阿貴戚有儒者之風摯淳静而不矯池質易而長厚肅議法平恕及堂變清修自守蓋侍從之選也希亮爲政嚴而不殘其良吏與馬亮饒才智而寡廉稱士論以此惜之

列傳卷第五十八　宋史二百九十九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勑修

狄棐 子遵度　郎簡　孫祖德　張若谷

石揚休　祖士衡　李垂　張洞

李仕衡　李溥　胡則　薛顏

許元　鍾離瑾　孫沖　崔嶧

田瑜　施昌言

狄棐字輔之潭州長沙人少隨父官徐州以文謁路振振器愛之妻以女舉進士甲科以大理評事知分

宜縣歷開封府司録知壁州道長安為寇準所厚準
復入相乃薦通判益州擢開封府判官歷京西益州
路轉運江淮制置發運使累遷太常少卿知廣州加
直昭文館代還不以南海物自隨人稱其廉拜右諫
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權判吏部流内銓出知滑州
進給事中徙天雄軍會給郊賞帛不善士卒讙譟趣
府門棐不能治事聞命侍御史劉夔按視未及境衆
不自安棐馳白夔請給以行河事夔至與轉運使李
絳誅首惡數人棐坐罷懦降知隨州徙同州以當三
班院進樞密直學士歷知陝鄭州河中河南府復判

流內銓出知揚州未行卒有狄國賓者仁傑之後分仁傑告身與棐棐奏録國賓一官而自稱仁傑十四世孫棐在河中時有中貴人過郡言將援棐於上前棐荅以他語退謂所親曰吾湘潭一寒士今官侍從可以老而自汚耶其為政愷悌不為表襮死之日家無餘貲子遵度字元規少頴悟篤志於學每讀書意有所得即仰屋瞪視人呼之弗聞也少舉進士一斥於有司耻不復為以父任為襄縣主簿居數月棄去好為古文著春秋雜說多所發明嘗患時學靡敝作擬皇太子冊文除侍御史制裴晉公傳人多稱之尤

嗜杜甫詩嘗讃其集一夕夢見甫爲誦世所未見詩及覺纔記十餘字遵度足成之為佳城篇後數月卒有集十二卷

郎簡字叔廉杭州臨安人幼孤貧借書録之多至成誦進士及第補試秘書省校書郎知寧國縣徙福清令縣有石塘陂歲久湮塞募民浚築溉廢田百餘頃邑人為立生祠調隨州推官及引對真宗曰簡歷官無過而無一人薦是必恬於進者特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知分宜縣徙知賓州縣吏死子幼贅婿偽為券冒有其貲及子長屢訴不得直乃訟于朝下簡劾治簡

示以舊牘曰此爾翁書耶曰然又取僞券示之弗類
也始伏罪徙藤州興學養士一變其俗藤自是始有
舉進士者通判海州提點利州路刑獄官罷知泉州
累遷尚書度支員外郎廣南東路轉運使擢秘書少
監知廣州捕斬賊馮佐臣入判大理寺出知越州復
歸判尚書刑部出知江寧府歷右諫議大夫給事中
知揚州徙明州以尚書工部侍郎致仕祀明堂遷刑部
卒年八十有九特贈吏部侍郎簡性和易喜賓客即
錢塘城北治園廬自號武林居士道引服餌晚歲顏
如丹尤好醫術人有疾多自處方以療之有集驗方

數十行于世一日謂其子絜曰吾退居十五年未嘗小不懌今意倦豈不逝歟就寢而絕幼從學四明朱頔長學文於沈天錫既仕均奉資之後二人亡又訪其子孫為主婚嫁平居宴語惟以宣上德救民患為意孫沔知杭州榜其里門曰德壽坊然在廣州無廉稱蓋為絜所累絜終尚書都官員外郎

孫祖德字延仲濰州北海人父航監察御史淮南轉運祖德進士及第調濠州推官校勘館閣書籍時校勘官不為常職滿歲而去改大理寺丞知榆次縣上書言刑法重輕以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西京留守

司方冬苦寒詔罷內外工作而錢惟演督修天津橋
格詔不下祖德曰詔書可稽留耶卒白罷役入為殿
中侍御史遷侍御史章獻太后春秋高疾加劇祖德
請還政已而疾少間祖德大恐及太后崩諸嘗言還
政者多進用遂擢尚書兵部員外郎兼起居舍人知
諫院言郭皇后不當廢獲罪以贖論久之遷天章閣
待制時三司判官許申因宦官閻文應獻計以藥化
鐵成銅可鑄錢裨國用祖德言僞銅法所禁而官自
為是教民欺也固爭之出知兗徐蔡州永興軍從鳳
翔府請置鄉兵改龍圖閣直學士知梓州累遷右諫

議大夫知河中府歷陳許蔡潞鄆亳州應天府以疾
得頼州除吏部侍郎致仕卒有論事七卷祖德少清
約及致仕娶富人妻以規有其財已而妻悍反資以
財而出之子珪江東轉運使
張若谷字德驁南劒沙縣人進士及第為巴州軍事
推官會蜀寇掠隣郡若谷攝州事率衆為守禦備賊
乃引去調全州軍事推官入見真宗識其名顧曰是
嘗在巴州禦賊者耶特改大理寺丞知濛陽縣三司
言廣寧監歲鑄緡錢四十萬其主監宜擇人乃以命
若谷歲餘所鑄羸三十萬緡擢知虔州歷江湖淮南

益州路轉運江淮制置發運使入為三司度支鹽鐵副使累遷右諫議大夫知并州先是麟府歲以繒錦市蕃部馬前守輙罷之若谷以謂互市所以利戎落而通邊情且中國得戰馬亟罷之則猜阻不安奏復市如故而馬入歲增提舉諸司庫務權判大理寺進樞密直學士歷知澶州成德軍揚州江寧府入知審官院糾察在京刑獄知通進銀臺司應天府改龍圖閣學士徙杭州會歲飢斥餘廩為糜粥賑救之權判吏部流內銓知洪州累官至尚書左丞致仕若谷素為宰相張士遜引拔然所至亦自有循良跡不激訐

取名云

石揚休字昌言其先江都人唐兵部郎中仲覽之後後徙京兆七代祖藏用右羽林大將軍明於曆數嘗召家人謂曰天下將有變而蜀為最安處乃去依其親眉州刺史李漓遂為眉州人揚休少孤力學進士高第為同州觀察推官遷著作佐郎知中牟縣縣當國西門衣冠往來之衝也地瘠民貧賦役煩重富人隸太常為樂工僥倖免役者凡六十餘家揚休請悉罷之改秘書丞為秘閣校理開封府推官累遷尚書祠部員外郎歷三司度支鹽鐵判官坐前在開封嘗

失盜出知宿州頃之召入為度支判官修起居注初記注官與講讀諸儒皆得侍坐邇英閣楊休奏史官記言動當立以侍從其言判鹽鐵勾院以刑部員外郎知制誥同判太常寺初內出香祠溫成廟帝誤書名稱臣揚休言此奉宗廟禮有司承誤不以聞帝嘉之兼勾當三班院為宗正寺修玉牒官遷工部郎中未及謝卒揚休喜閑放平居養猿鶴玩圖書吟詠自適與家人言未嘗及朝廷事及卒發楮中所得上封事十餘章其大畧請增諫官以廣言路置五經博士使學者專其業出御史按察諸道以防壅蔽復齒冑

之禮以强宗室擇守令重農桑禁奢侈皆有補於時者然揚休為人慎默世未嘗以能言待之也至於詰命尤非所長平生好殖財因使契丹道感寒毒得風痺謁告歸鄉別墳墓揚休初在鄉時衣食不足徒步去家十八年後以從官還鄉里疇昔同貧窶之人尚在皆曰昌言來必賙我矣揚休卒不揮一金反遍受里中富人金以去

祖士衡字平叔蔡州上蔡人少孤博學有文為李宗諤所知妻以兄子楊億謂劉筠曰祖士衡辭學日新後生可畏也舉進士甲科授大理評事通判蘄州再

遷殿中丞直集賢院改右正言戶部判官未幾提舉
在京諸司庫務遷起居舍人注釋御集檢閱官遂知
制誥為史館修撰糾察在京刑獄同知通進銀臺司
天聖初以附丁謂落職知吉州言者又以在郡不修
飭復降監江州稅士衡兒時過外家有僧善相見之
語人曰是兒神骨秀異他日有名于時若年過四十
當位極人臣年三十九卒于官
李垂字舜工聊城人咸平中登進士第上兵制將制
書自湖州錄事參軍召為崇文校勘累遷著作郎館
閣校理上導河形勝書三卷欲復九河故道時論重

之又累修起居注丁謂執政垂未嘗往謁或問其故垂曰謂爲宰相不以公道副天下望而恃權怙勢觀其所爲必遊朱崖吾不欲在其黨中謂聞而惡之罷知亳州遷頻晉絳三州明道中還朝閤門祗候李康伯謂曰舜工文學議論稱於天下諸公欲用爲知制誥但宰相以舜工未嘗相識盍一往見之垂曰我若昔謁丁崖州則乾興初已爲翰林學士矣今已老大見大臣不公常欲面折之焉能趨炎附熱看人眉睫以冀推輓乎道之不行命也執政知之出知均州卒年六十九五子仲昌最知名鋭於進取嘗獻計修六塔

河無功自厥中丞責英州文學參軍
張洞字仲通開封祥符人父惟簡太常少卿洞為人長大眉目如畫自幼開悟卓犖不群惟簡異之抱以訪里之卜者曰郎君生甚奇必在策名後當以文學政事顯既誦書日數千言為文甚敏未冠譁然有聲遇事慷慨自許以有為時趙元昊叛擾邊關隴蕭然困於飛輓且屢喪師仁宗太息思聞中外之謀洞以布衣求上方略召試舍人院擢試將作監主簿尋舉進士中第調連水軍判官遭親喪去再調頴州推官民劉甲者强弟婦使鞭其婦既而投杖夫婦相持而泣甲

怒逼挪使再鞭之婦以無罪死吏當夫極法知州歐陽脩欲從之洞曰律以教令者為首夫為從且非其意不當死衆不聽洞即稱疾不出不得已讞於朝果如洞言脩甚重之晏殊知永興軍奏管勾機宜文字殊儒臣喜客游其門者皆名士尤深敬洞改大理丞知鞏縣會殊留守西京復奏知司録殊晚節驟用刑幕府無敢言洞平居與殊賦詩飲酒傾倒無不至當事有官責持議甚堅殊為沮止洞亦自以不負其知樞密副使高若訥叅知政事吳育薦其文學宜為館職召試學士院充秘閣校理判祠部時天下戶口日

蕃民去為僧者衆洞奏至和元年敕增歲度僧舊敕
諸路三百人度一人後率百人度一人又文武官內
臣墳墓得置寺撥放近歲滋廣若以勲勞宜假之者
當依古給戸守冢禁毋樵採而已令祠部帳至三十
餘萬僧失不裁損後不勝其弊朝廷用其言始三分
減一知大常禮院宰相陳執中將葬洞與同列謚為
榮靈其孫訴之詔孫抃等復議改曰恭洞駁奏執中
位宰相無功德而罪戾多生不能正法以黜之死猶
當正名以誅之竟從抃等議初皇后郭氏忤旨得罪
廢没後仁宗悔之詔追復其號二十餘年矣至是有

司請祔於廟知制誥劉敞以謂春秋書禘于太廟用
致夫人致者不宜致也且古者不二嫡當許其號不
許其禮洞奏后嘗母天下無大過惡中外所知陛下
既察其偶失恭順洗之於既沒猶曰不許其禮於義
無當且廢后立后何嫌於嫡此當時大臣護已然之
失乖正名之典而敞復引春秋用致夫人按左氏哀
姜之惡所不忍道而二傳有非嫡之辭敞議非是若
從變禮尚當別立廟不行轉太常博士判登聞鼓院
仁宗方嚮儒術洞在館閣久數有建明仁宗以為知
經會覆考進士崇政殿因賜飛白善經字寵之洞獻

詩謝復賜詔奬諭出知棣州轉尚書祠部員外郎河
北地當六塔之衝者歲決溢病民田水退强者遂冐
占弱者耕居無所洞奏一切官為標給蠲其租以綏
新集河北東路民富蠶桑契丹謂之綾絹州朝廷以
為内地不虞洞奏今滄景契丹可入之道兵守多缺
契丹時以販鹽為名舟往来境上此不可不察願度
形勢置帥增屯戍以控扼之時天下久安薦紳崇尚
虚名以寛厚沉默為徳於事無所補洞以謂非朝廷
福又謂諫官持諫以震人主不數年至顛仕此何為
者當重其任而緩其遷使端良之士不亟易而浮躁

者絶意致書歐陽脩極論之召權開封府推官英宗即位轉度支員外郎英宗哀疚或經旬不御正殿洞上言陛下春秋鼎盛初嗣大統豈宜久屈剛健自比沖幼之主當躬萬機攬群材以稱先帝付畀之意厭元元之望大臣亦以為言遂聽政命攷試開封進士既罷進賦題曰孝慈則忠時方議濮安懿王稱皇事英宗曰張洞意諷朕宰相韓琦進曰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英宗意解詔訊祈國公宗說獄宗說恃近屬貴驕不道獄具英宗以為辱國不欲暴其惡洞曰宗說罪在不宥雖然陛下將懲惡而難暴之獨以其

坑不葺數人置諸法可矣英宗喜曰卿知大體洞因
言唐宗室多賢宰相名士蓋其知學問使然國家本
支蕃衍無親疎一切厚廩之不使知辛苦婢妾聲伎
無多寡之限至滅禮義極嗜欲貸之則亂公共之法
刑之則傷骨肉之愛宜因秩品立制度更選老成教
授之宗室緣是怨洞痛詆訾言上亦起藩邸賴察之
不罪也轉司封員外郎權三司度支判官對便殿稱
旨英宗遂欲進用大臣忌之出為江西轉運使江西
荐飢徵民積歲賦洞為奏免之又民輸油絹不中度
者舊責以滿匹洞命計尺寸輸錢民便之移淮南轉

運使轉工部郎中淮南地不宜麥民艱於所輸洞復
命輸錢官為糴麥不踰時而足洞在椽時夢人稱敕
召者既出如拜官然顧視旌旗吏卒羅于庭至是夢
之如初自以年不能永教諸子部分家事未幾卒年
四十九

李仕衡字天均秦州成紀人後家京兆府進士及第
調鄠縣主簿田重進守京兆命仕衡鞫死囚五人活
者四人重進即其家謂曰子有陰施此門當高大之
從知彭山縣就加大理評事遷光祿寺丞父益以不
法誅仕衡亦坐除名後會赦寇準薦其材盡復其官

領渭橋輦運通判邠州再遷秘書丞徙知劒州王均反仕衡度州兵不足守即棄城焚芻粟輦金帛東守劒門既而賊陷漢州攻劒州州空無所資即趨劒門仕衡預招賊衆得千餘人待之不疑賊將至與鈐轄裴臻迎擊之斬首數千級乃乘驛入奏擢尚書度支員外郎賜服緋魚已而使者言仕衡嘗棄城降監處州稅召還判三司鹽鐵内院度支使梁鼎言商人入粟于邊率高其直而售以解鹽商利益博國用日耗請調丁夫轉粟而輦鹽諸州官自鬻之歲可得緡錢三十萬仕衡曰安邊無大於息民今不得已而調斂

之又增以轉粟輓鹽之役欲其不困何可得哉不聽
遂行鼎議而關中大擾乃罷鼎度支使以仕衡為荆
湖北路轉運使徙陝西初歲出内帑緡錢三十萬助
陝西軍費仕衡言歲計可自辦遂罷給真宗謁陵寢
因幸洛仕衡獻粟五十萬斛又以三十萬斛餽京西
朝廷以為材召為度支副使上言關右既弛鹽禁而
永興同華耀四州猶率責鹽年額錢請減十之四詔
悉除之累遷司封郎中為河北轉運使又奏罷内帑
所助緡錢百萬建言河北歲給諸軍帛七十萬而民
艱於得錢悉預假於里豪出倍償之息以是工機之

利愈薄方春民不足請戶給錢至夏輸帛則民獲利而官用足矣詔優其直仍推其法于天下封泰山獻錢帛芻糧各十萬見于行宮遷右諫議大夫祀汾陰又助錢帛三十萬乃命同林特提舉西京陝西轉運事權知永興軍進給事中踰月以樞密直學士知益州頃之河北闕軍儲議者以謂仕衡前過助封祀費真宗聞之以爲河北都轉運使駕如亳州又貢絲綿縑帛各二十萬後集粟塞下至鉅萬斛或言粟腐不可食朝廷遣使取視之而粟不腐也棣州汚下苦水患士衡奏徙州西北七十里既而大水沒故城丈餘

南郊復進錢帛八十萬先是每有大禮仕衡必以所部供軍物為貢言者以為不實仕衡乃條析進六十萬皆上供者二十萬即其羨餘帝不之罪謂王旦曰仕衡應猝有材人欲以此中之然朝廷所須隨大小即辦亦其所長也明年旱蝗發積粟賑民又移五萬斛濟京西遷尚書工部侍郎權知天雄軍民有盜瓜傷主者法當死仕衡以歲飢奏貸之盜起淄青間遷刑部侍郎知青州前守捕群盜妻子寘棘園中仕衡至悉縱罷之使去未幾其徒有梟賊首至者入為三司使帝作寬財利論以賜之乃更陝西入粟法使民

得受錢與茶舊市羊及木責吏送京師而羊多道死
木至湍險處往往漂失吏至破產不能償仕衡乃許
吏私附羊免其筭使得補死者聽民自採木輸官用
入粟法償其直遷吏部侍郎仁宗即位拜尚書左丞
以足疾改同州觀察使知陳州州大水築大隄以障
水患徙潁州復知陳州曹利用仕衡婿也利用被罪
降仕衡左龍武軍大將軍分司西京歲餘改左衞大
將軍卒其後諸子訴其父有勞於國非意左遷詔追
復同州觀察使仕衡前後管計事二十年雖才智過
人然素貪家貲至累鉅萬建大第長安里中嚴若官

府子丕緒蔭補將作監主簿及仕衡歸老丕緒時為尚書虞部員外郎請解官就養朝廷以為郎故事不許請削一官乃聽未幾還之居十餘年仕衡死服除久之不出大臣為言起僉書永興軍節度判官事歷通判永興軍同州知解州興元府華州累遷司農卿致仕卒丕緒居官廉靜不為矯激家多圖書集歷代石刻為數百卷藏之

李溥河南人初為三司小吏陰狡多智數時天下新定太宗厲精政事嘗論及財賦欲有所更革引三司吏二十七人對便殿問以職事溥詢其目請退而條

上命至中書列七十一事以聞四十四事即日行之餘下三司議可否於是帝以溥等為能語輔臣曰朕嘗諭陳恕等如溥輩雖無學至於金穀利害必能究知本末宜假以色辭誘令開陳而恕等強愎自用莫肯詢問呂端對曰耕當問奴織當問婢寇凖曰孔子入太廟每事問蓋以貴下賤先有司之義也帝以為然悉擢溥等以官賜錢幣有差溥為左侍禁提點三司孔目官請著內外百官諸軍奉禄為定式加閤門祗候催運陜西粮草赴清遠軍還提舉在京倉草場均當北作坊齊州大水壞民廬舍欲徙州城未決命

溥往視遂徙城而還又與李仕衡使陝西增酒榷緡錢歲二十五萬三遷崇儀使景德中茶法既弊命與林特劉承珪更定法募人入金帛京師入芻粟塞下與東南茶皆倍其數即以溥制置江淮等路茶鹽礬稅兼發運事使推行之歲課緡錢果增其舊特等皆受賞溥時已為發運副使遷為使仍改西京作坊使然茶法行之數年課復損於舊江淮歲運米輸京師舊止五百餘萬斛至溥乃增至六百萬而諸路猶有餘畜高郵軍新開湖水散漫多風濤溥令漕舟東下者還過泗州因載石輸湖中積為長隄自是舟行無

患累遷北作坊使時營建玉清昭應宮溥與丁謂相
表裏盡括東南巧匠遣詣京且多致奇木怪石以傅
會帝意建安軍鑄玉皇聖祖溥典其事丁謂言溥蘇
食者周歲而溥亦數奏祥應遂以為迎奉聖像都監
領順州刺史遷獎州團練使溥自言江淮歲入茶視
舊額增五百七十餘萬斤并言漕舟舊以使臣若軍
大將人掌一綱多侵盜自溥併三綱為一以三人共
主之使更相司察大中祥符九年初運米一百二十
五萬石纔失二百石會溥當代詔留再任特遷宮苑
使初譙縣尉陳齊論榷茶法溥薦齊任京官御史中

丞王嗣宗方判吏部銓言齊豪民子不可用真宗以問執政馮拯對曰若用有材豈限貧富帝曰卿言是也因稱溥畏慎小心言事未嘗不中利害以故任之益不疑然溥久專利權內倚丁謂所言輒聽帝嘗語執政曰群臣上書論事法官輒沮之云非有大益無改舊章然則何以廣言路王旦對曰法制數更則詔令牴牾故重於變易因言溥嘗請盜販茶鹽者贓仗皆沒官已可之矣帝曰此特畏溥之强不敢退卻自今雖小吏言亦宜詳究行之溥既專且貪緣是寖為不法發運使黃震條其罪狀以聞罷知潭州命御史

鞫治得溥私役兵為姻家林特起第附官舟販竹木奸贓十數事未論決會赦貶忠武軍節度副使仁宗即位起知淮陽軍歷光黃二州復以贓敗貶蔡州團練副使久之監徐州利國監以千牛衛將軍致仕卒

胡則字子正婺州永康人果敢有材氣以進士起家補許田縣尉再調憲州錄事參軍時靈夏用兵轉運使索湘命則部送芻粮為一月計則曰為百日備尚恐不支奈何為一月邪湘懼無以給遣則遂入奏太宗因問以邊策對稱旨顧左右曰州縣豈乏人命記姓名中書後李繼隆討賊久不解湘語則曰儆子幾

敗我事一日繼隆移文轉運司曰兵且深入粮有繼乎則告湘曰彼師老將歸欲以粮之為辭耳姑以有餘報之已而果為則所料湘為河北轉運使奏改秘書省著作佐郎僉書貝州觀察判官事後以太常博士提舉兩浙榷茶就知睦州徙温州歲餘提舉江南路銀銅場鑄錢監得吏所匿銅數萬斤吏懼且死則曰馬伏波哀重因而縱之吾豈重貨而輕數人之生乎籍為羨餘不之罪改江淮制置發運使累遷尚書戸部員外郎真宗幸亳還擢三司度支副使初丁謂舉進士客許田則厚遇之謂貴顯故則驟進用至是

謂罷政事出則為京西轉運使遷禮部郎中部内民
訛言相驚至遣使安撫乃定坐是徙廣西路轉運使
有番舶遭風至瓊州且告食乏不能去則命貸錢三
百萬吏白夷人狡詐又風波不可期則曰彼以急難
投我可拒而不與邪已而償所貸如期又按宜州重
辟十九人為辨活者九人復為發運使累遷太常少
卿乾寧初坐丁謂黨降知信州徙福州以右諫議大
夫知杭州入權吏部流内銓坐失舉復為太常少卿
知池州未行復諫議大夫知永興軍徙河北都轉運
使以給事中權三司使通京東西陝西鹽法人便之

初則在河北殿中侍御史王沿嘗就則假官舟販鹽又以其子為名祈買酒場至是張宗誨擿發之按驗得實出則知陳州踰月授工部侍郎集賢院學士劉隨上疏言則奸邪貪濫聞天下比命知池州不肯行今以罪去驟加美職何以風勸在位後徙杭州再遷兵部侍郎致仕卒則無廉名喜交結尚風義丁謂貶崖州賓客隨散落獨則間遣人至海上饋問如平日在福州時前守陳絳嘗延蜀人龍昌期為衆人講易得錢十萬絳既坐罪遂自成都械昌期至則破械館以賓禮出俸錢為償之昌期者嘗註易詩書論語孝

經陰符經老子其說詭誕穿鑿至詆斥周公初用薦者補國子四門助教文彥博守成都召置府學奏改秘書省校書郎後以殿中丞致仕著書百餘卷嘉祐中詔取其書昌期時年八十餘野服自詣京師賜緋魚絹百匹歐陽脩言其異端害道不當推奬奪所賜服罷歸卒

薛顏字彥回河中萬泉人舉三禮中第為嘉州司戶參軍代還引見太宗顧問之對稱旨改將作監丞監華州酒稅以秘書省著作佐郎使䕫峽疏決刑獄還改太子左賛善大夫知雲安軍徙渝閬二州擢三司

鹽鐵判官河北計置粮草初丁謂招撫溪蠻有威惠部人愛之留五年詔謂自舉代謂薦頍為峽路轉運使累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始孟氏據蜀徙夔州于東山據峽以拒王師而民居不便也頍為復其故城宜州陳進反命勾當廣南東西路轉運司事賊平遷金部員外郎改河東轉運使祀汾陰徙陝西河中浮橋歲為水所敗頍即北岸釃上流為支渠以殺水怒因取渠水溉其旁田民頗利之坊州募人鍊礬歲久課益重至有破產被繫不能償者頍奏罷坊礬則晋礬當大售後如其策徙河北歷知河陽杭徐州累遷光

禄少卿以少府監知江寧府邏者晝刼人反執平人
以告頗視其色動曰若真盜也械之果引伏轉右諫
議大夫知河南府仁宗即位遷給事中丁謂分司西
京以頗雅與善徙知應天府又徙耀州部有豪姓李
甲結客數十人號没命社少不如意則推一人以死
鬬之積數年為鄉人患莫敢發頗至大索其黨會赦
當免特杖甲流海上餘悉籍于軍以光禄卿分司西
京卒于家嘗屬杜衍為墓誌衍却之仁宗聞其事他
日謂衍曰薛頗有醜行卿不欲誌其墓誠清識也孫
向自有傳

許元字子春宣州宣城人以父蔭為太廟齋郎改大理寺丞累遷國子博士監在京榷貨務三門發運判官元為吏强敏尤能商財利慶曆中江淮歲漕不給京師乏軍儲參知政事范仲淹薦元可獨倚辦擢江淮制置發運判官至則悉發瀕江州縣藏粟所在留三月食遠近以次相補引千餘艘轉漕而西未幾京師足食朝廷以為任職就遷副使遂以尚書主客員外郎為使[illegible]進金部特賜進士出身遷侍御史嘗欲與施昌言分行二浙江南調發軍食仁宗聞之語輔臣曰東南歲比不登民力匱乏嘗詔損歲漕百萬石

而元與昌言乃更欲分道而出是必誅求疲民以自
為功非朕志也下詔戒飭既而元欲專六路財賦收
羨餘以媚三司憚諸部不從請以六路轉運司自隸
既可之矣而轉運使多論其罪事遂寢擢天章閣待
制再遷郎中以疾請還歷知楊越秦州卒元在江淮
十三年以聚斂刻剝為能急於進取多聚珍奇以賂
遺京師權貴尤為王堯臣所知發運使治所在真州
衣冠之求官舟者日數十輩元視勢家貴族立權巨
艦與之即小官惸獨伺候歲月有不能得人以是憤
怨而元自以為當然無所愧憚

鍾離瑾字公瑜廬州合肥人舉進士為簡州推官以殿中丞通判益州建言州郡既上雨後雖凶旱多隱之以成前奏請令監司劾其不實者擢開封府推官出提點兩浙刑獄衢潤州飢聚餓者食之頗廢農作請發米二萬斛賑給家毋過一斛後徙淮南轉運副使歷京西河東河北轉運使改江淮制置發運使殿直王乙者請自揚州召伯埭東至瓜州濬河百二十里以廢二埭詔瑾規度以工大不可就止置牐召伯埭旁人以為利累遷尚書刑部郎中為三司戶部副使除龍圖閣待制權知開封府未踰月得疾仁宗封

藥賜之使未及門而卒

孫沖字升伯趙州平棘人舉明經歷古田青陽尉監山麗水主簿嘗併喪父母去官有司循五代故事必六年乃聽調沖援古制以書干宰相不納後舉進士登甲科授將作監丞歷通判晉絳保州坐與保州守爭事降監吉州酒累遷太常博士河決棣州知天雄軍寇準請徙州治河命沖往按視還言徙州動民亦未免治堤不若塞河為便遂以沖知棣州自秋至春凡四決沖皆塞之就除殿中侍御史準為樞密使卒徙州信陽而沖坐守護河堤過嚴民輸送往來堤上

者輒榜之為使者論奏徙知襄州沖復上疏論徙州
非便著河書以獻會京西蝗真宗遣中使督捕至襄
怒沖不出迎乃奏蝗唯襄為甚而州將日置酒無䘏
民意帝怒命即州置獄沖得屬縣言歲稔狀馳驛上
之時使者猶未還帝悟為追使者笞之以侍御史為
京西轉運塞滑州決河權知滑州參知政事會宗道
總河事用太常博士李渭策欲盛夏興役沖言徒費
薪楗困人力雖塞必決遂罷知河陽累遷刑部郎中
歷湖北河東轉運使會南郊賞賜軍士而汾州廣勇
軍所得帛不逮他軍一軍大譟捽守佐堂下劫之約

與善帛乃免城中戒備遣兵圍廣勇營冲適至命解圍弛備置酒張樂推首惡十六人斬之遂定初守佐以亂軍所約者上聞詔給善帛使者至潞冲促之還曰以亂而得所欲是愈誘之亂也卒留不與入判登聞鼓院以目疾改兵部郎中直史館知河中府徙潞州復為河東轉運使遷太常少卿擢右諫議大夫復知潞州遷翰林院學士及徙同州權西京留司御史臺遷給事中喪明卒冲為吏所至以強幹稱能任鉤距多得事情然無家法晚節尤寡廉聲孫永自有傳

崔嶧字之才京兆長安人進士及第累官尚書職方

員外郎知遂州建議瞿塘峽置關如劍門以察奸人事既施行徙提點刑獄嘉陵江歲調民丁治堤堨嶧更用州兵代其役文州蕃卒數剽攻邊戶守臣慮生事多以牛酒和遣嶧請守臣歲時得行邊益募勇壯伺其發一切捕擊之後無復內寇就除轉運使歷三司戶部判官河東轉運使會更錢法潞州民大擾推其首惡誅之人心遂定後為戶部副使以右諫議大夫為河東都轉運使遷給事中還糾察在京刑獄諫官御史言宰相陳執中縱嬖妾殺婢命按治嶧以為執中自以婢不恪笞之死非妾殺之頗左右執中即授

龍圖閣待制知慶州羌井坑族亂潛兵討平歷知同州鳳翔府改工部侍郎集賢院學士知河中府嶧所至貪奸比老益甚在鳳翔轉運使薛向按之急不得已至河中請老以刑部侍郎致仕卒

田瑜字資忠河南壽安人舉進士歷袁郢合三州軍事推官遷大理寺丞知鹿邑建陽縣徙知蒙江二州累遷尚書司封員外郎提點廣南西路刑獄慶曆中歐希範誘溪洞環州蠻叛上以瑜習知南方事就除荆湖北路轉運使瑜檄屬郡募民擊賊又督轉粟以守要害故兵所至皆不乏食賊勢大挫徙兩浙轉運

按察使杭州龍山堤歲決水冒民居輙賦芻塞之瑜與民約每芻十束更輸石一尺率五歲得石百萬為石堤堤固而歲不調民加直史館益州路轉運使改江淮制置發運使擢天章閣待制知廣州累遷諫議大夫權三司戶部副使儂智高犯邕瑜條上用兵禦賊十事智高平召對便殿具言南方山川險要所以備守之策乃以為廣南東路體量安撫使還糾察刑獄同判吏部流內銓除龍圖閣直學士知青州城中有殺人投屍井中者吏以其無主名不以聞瑜廉得之大出金帛購賊後數日隣州民執賊以告屬歲凶多

盜瑜立賞罰設方略捕格之境中肅然徙知澶州昔
發直卒瑜謹厚少文而於吏事頗盡心然御下急無
廉稱

施昌言字正臣通州靜海人舉進士高第授將作監
丞通判滁州後以太常博士召試館職不中選遷尚
書屯田員外郎知太平州上政論三十篇入為殿中
侍御史開封府判官安撫淮南還以禮部員外郎兼
侍御史知雜事遷三司度支副使除天章閣待制河
北都轉運使言事者以為濱棣等六州河可涉宜有
城守如邊以待契丹詔昌言與宦官楊懷敏往視懷

敏以為當城如邊昌言曰六州地千里又河數移徙城之甚難而無利契丹未渝盟先自困非便也或請於麟府立十二砦以拓境又詔昌言與明鎬張元度可否昌言獨以為麟府在河外於國家無毫髮入而至今餽守者徒以畏慼國之虛名今不當又事無利之砦以重困財力就除知慶州在州所為不法語徹朝廷昌言疑通判陳湜言之追發湜罪湜坐廢昌言亦降知華州歷知滄州河陽移河北都轉運使議塞商胡埽決河令復故道與北京留守賈昌朝累論徙江淮發運使加龍圖閣直學士知應天府又知延州

召還會塞六塔河以為都大修河制置使辭弗許加
樞密直學士知澶州以便役事河決奪一官知滑州
又知杭州加龍圖閣學士復知滑州以老求罷乃以
知越州至京師卒昌言為發運使時召范仲淹後堂
出婢子為優雜男子慢戲無所不言仲淹怪問之則
皆昌言子也仲淹大不懌而去其治家如此
論曰狄棐郎簡孫祖德張若谷石揚休祖士衡並以
文辭高第累侍從歷方州始為名臣終鮮大過考其
行事可見也李垂寧去華近不肯見宰相張洞以直
言正論為大臣所忌則其抱負從可知矣若李仕衡

而下十人皆能任劇繁然或寡廉稱或有醜行君子恥之

列傳卷第五十八

列傳卷第五十九　　宋史三百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録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勑修

楊偕字次公坊州中部人唐左僕射於陵六世孫父守慶仕廣南劉氏歸朝為坊州司馬因家焉偕少從种放學於終南山舉進士釋褐坊州軍事推官知汧

字三百五十七个

源縣再調漢州軍事判官道遇術士曰君知世有化瓦石為黄金者乎就偕試之既驗欲授以方偕曰吾從吏禄安事化金哉術士曰子志若此非吾所及也出戸失所之在官數上書論時政又上所著文論召試學士院不中改永興軍節度推官又上書論陝西邊事復召試不赴即遷秘書省著作佐郎為審刑院詳議官再遷太常博士宋綬薦為監察御史改殿中侍御史與曹脩古連䟽言劉從德遺奏恩太濫貶太常博士監舒州稅以尚書祠部員外郎知光州改侍御史為三司度支判官時郭皇后廢偕與孔道輔范

吴貴才刊

仲淹力爭道輔仲淹既出皆罰金秀乃言願得與道輔等皆貶不報富民陳氏女選入宮將以為后皆復上疏諫上以尚書戶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馬季良以罪斥置滁州自言得致仕皆以謂致仕用優賢者不當以寵罪人又數論陞降之弊仁宗嘉納之判吏部流內銓徙三司度支副使擢天章閣待制河北轉運使按知定州夏守恩贓數萬守恩流嶺南明年丁母憂願終制不許進龍圖閣直學士知河中府元昊反劉平石元孫戰沒皆聞乃偽為書馳告延州曰朝廷遣救兵十萬至矣命傍郡縣大具芻粮什器以

俟比書至賊已解去夏竦為陝西經畧使請增置土兵易戍兵歸衞京師偕言方關中財用乏復增土兵徒耗國用今賊勢方盛雖大增土兵亦未能減戍兵東歸第竦懼敗事欲以兵少為解爾竦復奏偕不忠沮邊計偕爭愈力時陝西議立五保偕又以為擾民疏請罷之徙陝州又徙河東都轉運使詔大選三路之民募為兵偕復言方今兵不為少苟多而不練則其勢易以敗又困國而難供時論者惟務多兵而偕論常如此進樞密直學士知并州及元昊入寇詔偕選強壯萬人策應麟府偕奏出師臨陣無紀律則

士不用命令發農卒赴邊慮在路逃逸及臨陣退縮
不稟號令請以軍法從事詔如所請并人大驚畏都
轉運使文彥博奏罷之有中官預軍事素橫前帥優
遇之偕至一繩以法命率所部兵從副總管赴河外
戒曰遇賊將戰一稟副總管節度中人不服捧檄訴
偕叱曰汝知違主帥命即斬首乎監軍怖汗不覺墮
笏翌日告疾未幾遂卒於是軍政肅然元昊大掠河
北詔偕寧遠砦偕言寧遠砦在河外介麟豐二州之
間無水泉可守請建新麟州於嵐州有白塔地可建
砦屯兵謂遷有五利不遷有三害省國用惜民力利

一也內衞哥嵐石府州沿河一帶賊所出路利二也我據其要則河氷雖合賊不敢踰河而東利三也商旅往来以通貨財利四也方河凍時得所也兵馬五七千人以張軍勢利五也今麟州轉輸束芻斗粟費直千錢若因循不遷則河東之民困於調發無已時害一也以孤壘餌敵害二也道路艱阻援兵難繼害三也且州之四面屬羌遭賊驅脅蕩然一空止存孤壘猶四支盡廢首面心腹獨存也今契丹又與西賊共謀待氷合来攻河東若朝廷不思禦捍之計而脩寧遠砦是求虛名而忽大患也況靈夏二州皆漢唐

郡一旦棄之一麟州何足惜哉書奏帝謂輔臣曰麟州古郡也咸平中嘗經寇兵攻圍非不可守今遽欲棄之是將退而以河為界也宜諭偕速脩復寧遠以援麟州明年改左司郎中本路經畧安撫招討使賜錢五十萬偕列六事于朝一罷中人預軍事二從麟州三以便宜從事四出冗師五募武士六專捕援咀能用臣言則受命不然則已朝廷不從偕累奏不已乃罷知邢州徙滄州求面論兵事召還令閤日入對偕在并州日嘗論入陣圖及進神楯劈陣刀其法外環以車內比以楯至是帝命以步卒五百如其法布

陣于庭善之乃下其法於諸路其後王吉果用偕刀
楯敗元昊於兎毛川久之遷翰林侍讀學士知審官
院復以為左司郎中元昊乞和而不稱臣偕以謂連
年出師國力日蹙宜權許之徐圖誅滅之計諫官王
素歐陽脩蔡襄累章劾奏偕職為從官不思為國討
賊而助元昊不臣之請罪當誅陛下未忍加戮請出
之不宜留處京師帝以其章示偕偕不自安乃求知
越州道改杭州時襄謁告過杭而輕遊里市或謂偕
合言於朝對曰襄嘗緣公事抵我我豈可以私報耶
又上太平可致十象圖還判太常司農寺改右諫議

大夫請老以尚書工部侍郎致仕於其歸特賜宴嘗
召問賜不拜卒遺奏兵論一篇帝憐之特贈兵部侍
郎偕性剛而忠朴敢為大言數上書論天下事議者
以為迂闊難用與人必合尤喜古今兵法有兵書十
五卷集十卷子恍愷皆有雋才蚤卒

王沿字聖源大名館陶人少治春秋中進士第試秘
書省校書郎歷知彭城新昌二縣改相州觀察推官
知宗城縣張知白薦其才擢著作佐郎入為審刑院
詳議官再遷太常博士上書論漢唐之初兵革纔定
未暇治邊圉則屈意以講和承平之後我力有餘而

外侮不已則以兵治之孝武之於匈奴太宗之於突厥頡利是也宋與七十年而契丹數侵深趙貝魏之間先朝患征調之不已也故屈已與之盟然彼以戈矛為耒耜以剽虜為商賈而我壘不堅兵不練而規規於盟歃之間豈久安之策哉夫善禦敵者必思所以務農實邊之計河北為天下根本其民儉嗇勤苦地方數千里古號豐實今其地十三為契丹所有餘出征賦者七分而已魏史起鑿十二渠引漳水溉斥鹵之田而河內饒足唐至德後渠廢而相魏磁洺之地並漳水者累遭決溢今皆斥鹵不可耕故沿邊郡

縣數蠲租稅而又牧監芻地占民田數百千頃是河
北之地雖十有其七而得賦之實者四分而已以四
分之力給十萬防秋之師生民不得不困也且牧監
養馬數萬徒耗芻豢未嘗獲其用請擇壯者配軍衰
者徙之河南孳息者養之民間罷諸坰牧以其地為
屯田發役卒刑徒田之歲可用獲穀數十萬斛夫漳
水一石其泥數斗古人以為利今人以為害繫乎用
與不用爾願募民復十二渠渠復則水分水分則無
奔決之患以之灌溉可使數郡瘠鹵之田變為膏腴
如是則民富十倍而帑廩有餘矣以此馭敵何求而

不可詔河北轉運使規度而通判洺州王軫言漳河岸高水下未易疏導又其流濁不可溉田沿方遷監察御史即上書駁軫說帝雖嘉之而不即行語在河渠志時樞密副使晏殊以笏擊從者折齒知開封府陳堯咨判官張宗誨日嗜酒惰事沿皆彈奏之天聖五年安撫關陝減諸縣秋稅十二三還為開封府推官又體量河朔飢民所至不俟詔發官廪濟之就除轉運副使上言本朝制兵刑未幾於古自契丹通好三十年二邊常屯重兵坐耗國用而未知所以處之請教河北強壯以代就粮禁卒之闕罷招廂軍以其

冗者隷作屯田行之數年禁卒當漸銷减而强壯悉為精兵矣古者刑平國用中典而比者以赦處罪多重於律以絹估罪者赦以緡直代之律坐髠鈦而役者赦黥竄以為卒比諸州上言謫卒太多衣食不足願勿復謫者七十餘州以律言之皆不至是以繁文罔之而寘于理也誠願削深文而用正律以錢定罪者悉從絹估黥竄為卒者止從髠鈦此所謂勝殘去殺無待百年者也被詔鞫曹汭獄于真定府還殿中侍御史毋喪服除改尚書工部員外郎知邢州復起為河北轉運使奏罷二牧監以地賦民導相衛邢

趙水下天平景祐諸渠溉田數萬頃因詣闕奏事上
所著春秋集傳十五卷復上書以春秋論時事授直
昭文館為三司戶部副使徙鹽鐵遷兵部員外郎天
章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時朝廷將减卒戍就食內
地詔與知州總管鈐轄等議沿即奏减卒數萬知樞
密院李諮以為不可復下沿邊都監議沿上踈曰兵
機當在廊廟之上豈可取責小人哉諮惡其言奏罷
之降知滑州徙成德軍建學校行鄉飲酒禮遷刑部
郎中河東都轉運使加龍圖閣直學士知并州時元
昊數寇河東建議徙豐州不報已而州果陷進樞密

直學士右司郎中為涇原路經畧安撫招討使兼知滑州增屯兵城中監甚乃築西關城五里改涇州觀察使元昊入寇副都總管葛懷敏率兵出捍沿教懷敏率兵據瓦亭待之懷敏進兵鎮戎沿以書戒勿入第背城為砦以羸師誘賊賊至發伏擊之可有功懷敏不聽進至定川果為所敗賊乘勝犯渭州沿率州人乘城多張旗幟為疑兵賊遂引去坐懷敏敗復為龍圖閣直學士刑部郎中知虢州尋降天章閣待制而為權御史中丞賈昌朝所奏落待制未幾徙知成德軍復待制又徙河中府卒沿好建明當世事而其

論多齟齬初興河北水利導諸渠溉民田論者以為無益已而邢州民有爭渠水至殺人者然後人知沿所建為利嘗論以春秋法斷事然真定之獄人以為沿傳致之有文集二十卷唐志二十一卷子鼎

鼎字鼎臣以進士第累遷太常博士王堯臣領三司舉勾當公事數上書論時政得失時天子患吏治多弛監司不舉職而范仲淹等方執政擇諸路使者令按舉不法以鼎提點江東刑獄與轉運使楊紘判官王綽競摘發吏至微隱罪無所貸於是所部官吏愬之目為三虎仁宗聞之不説後傳惟幾奉使江東戒

以毋效三虎為也仲淹等罷鼎與紘綽皆為人所言
時鼎提點兩浙刑獄降知深州王則以貝州反深卒
龐旦與其徒謀以元日殺軍校劫庫兵應之前一日
有告者鼎夜出檄遣軍校捕事外邑而陰為之備翌
日會僚吏置酒如常叛黨愕不敢動鼎刺得實徐捕
首謀十八人送獄獄具俟轉運使至審決未至軍中
恟恟謀劫囚鼎因謂僚吏曰吾不以累諸君獨命取
囚桀驁者數人斬于市衆皆失色一郡帖然轉運使
至囚未決者半訊之皆伏誅明年河北大飢人相食
鼎經營賑救頗盡力徙建州其俗生子多不舉鼎為

條教禁止時盜販茶塩者衆一切杖遣之監司數以爲言鼎弗爲變徙提點河北刑獄治奸贓益急所劾舉不避貴勢召爲開封府判官改塩鐵判官累遷司封員外郎淮南兩浙荆湖制置發運副使内侍楊永德奏請沿汴置鋪挽漕舟歲可省卒六萬鼎議以爲不可永德横猾執政重違其奏乃令三司判官一員將永德就鼎議發八難永德不能復鼎因䟽言陛下幸察用臣不宜過聽小人妄有所改以誤國計於是永德言不用居二年遂以爲使前使者多漁市南物因奏計京師持遺權貴鼎一無所市獨悉意精吏事

事無大小必出於己凡調發綱吏度漕路遠近定先後為成法於是勞逸均吏不能為重輕官舟禁私載舟兵無以自給則盡盜官米為奸有能居販自贍者市人持以法不肯償所逋鼎為移州縣督償之舟人有以自給不為奸而所運米未嘗不足也入為三司鹽鐵副使數與包拯爭議不少屈拯素強然無如之何遷刑部郎中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徙使河東卒鼎性廉不欺嘗任其子族人欲增年以圖速仕鼎不可父死分諸子以財鼎悉推與其弟嘗知臨邛縣轉運使選攝新繁新繁多職田斗粟不以自入奉

使契丹得千縑散之族人一日盡所至不擾唯市飲食日用物增直以償事繼母孝教育孤姪甚至自奉養儉約當官明敏強直不可撓所薦士多知名有終身不識者然性猜忌其行部至於藥餌皆手自扃鐍至路州八義館疾作不知人事左右遑遽發藥奩悉無題識莫敢進以迄於卒初鼎與弟豫皆有才氣好上書言事仁宗稱之以為豫孟浪鼎所言多可用豫為人不事羈檢以大理事丞知伊闕縣有異政棄官浮游江湖間殖貨自給以卒

杜杞字偉長父鎬蔭補將作監主簿知建陽縣強敏

有才閫俗老而生子輒不舉杞使五保相察犯者得重罪累遷尚書虞部員外郎知横州時安化蠻寇邊殺知宜州王世寧出兵討之杞言嶺南諸郡無城郭甲兵之備牧守非才横為邕欽廉三郡咽喉地勢險阻可屯兵為援邕管内制廣源外控交趾願擇文臣識權變練達嶺外事者以為牧守使經制邊事改通判真州徙知解州權發遣度支判官盜起京西掠商鄧均房焚光化軍授京西轉運按察使居數月賊平會廣西區希範誘白崖山蠻蒙趕反有衆數千襲破環州帶溪普義鎮寧砦嶺外騷然擢刑部員外郎直

集賢院廣南西路轉運按察安撫使行次真州先遣
急遞以書諭蠻聽其自新次宜州蠻無至者杞得州
校出獄因脫其械使入洞說賊不聽乃勒兵攻破白
崖黃坭九居山砦及五峒焚毀積聚斬首百餘級復
環州賊散走希範走荔波洞杞遣使誘之趍來降杞
謂將佐曰賊以窮蹙降我威不足制則恩不能懷所
以數叛不如盡殺之乃擊牛馬為曼陀羅酒大會環
州伏兵發誅七十餘人後三日又得希範醢之以遺
諸蠻因老病而釋者纔百餘人御史梅摯劾杞殺降
失信詔戒諭之為兩浙轉運使明年徙河北拜天章

閤待制環慶路經畧安撫使知慶州杞上言叛降者臣也得罪不敢辭將吏勞未録臣未敢受命因為行賞蕃酋率衆千餘内附夏人以兵索酋而刼邊戶掠馬牛有詔責杞杞言彼違誓舉兵酋不可與因移檄夏人不償所掠則酋不可得旣而兵亦罷去杞性强記博覽書傳通陰陽數術之學自言吾年四十六死矣一日據廁見希範與趕在前訴冤叱曰爾狂僭叛命法當誅尚敢訴邪未幾卒有奏議十二卷兄植以文雅知名累任監司終少府監弟樞亦强敏為比部員外郎有張彥方者温成皇后母越國夫人客也坐奸

利論死語連越國夫人開封不敢窮治執政以后故亦不復詰獄上中書遣樞慮問樞揚言將駁正亟改用諫官陳升之權倖切齒於樞前此御史中丞王舉正留百官班論張堯佐除宣徽使樞嘗出班問其故至是蓋累月矣坐是罪樞絀監衡州稅卒

楊畋字樂道保靜軍節度使重勛之曾孫進士及第授秘書省校書郎并州録事參軍再遷大理寺丞知岳州慶曆三年湖南猺人唐和等劫掠州縣擢殿中丞提點本路刑獄專治盜賊事乃募才勇深入峒討擊然南方久不識兵士卒多畏懾及戰孫漎峒前軍

衄大兵悉潰畋踣巖下藉淺草得不死卒厲衆平六
峒以功遷太常博士未幾坐部將胡元戰死降知太
平州歲餘賊益肆帝遣御史按視還言畋嘗戰山下
人樂為用令欲殄賊非畋不可乃授東染院使荆湖
南路兵馬鈐轄賊聞畋至皆恐畏踰嶺南遁又詔往
韶連等州招安之乃約賊使出峒授田為民而轉運
使欲授以官與貲納質使還畋曰賊剽攻湖廣七年
所殺不可勝計令使飽貲粮據峒穴其勢不久必復
亂明年春賊果復出陽山畋即領衆出嶺外涉夏秋
凡十五戰賊潰畋感瘴疾歸蠻平願還舊官改尚書

屯田員外郎直史館知隨州召還爲三司戶部判官奉使河東丁父憂會儂智高陷邕州召至都門外辭以喪服不敢見仁宗賜以服飾御巾入對便殿即日除起居舍人知諫院廣南東西路體量安撫經制賊盜畋至韶州會張忠戰死智高自廣州回軍沙頭將濟畋令蘇緘棄英州蔣偕焚粮儲及召幵贇岑宗閔王從政退保韶州賊勢愈熾畋不能抗遂殺蔣偕王正倫敗陳曙復據邕州畋坐是落知諫院知鄂州再降爲屯田員外郎知光化軍明年又降爲太常博士歲終徙邠州復起居舍人爲河東轉運使入爲三司

戶部副使遷吏部員外郎奉使契丹以曽伯祖業嘗陷虜辭不行河北舊以土絹給軍裝三司使張方平易以他州絹畋既同書奏聞外議籍籍又密陳其不可久之擢天章閣待制兼侍讀判吏部流内銓上言願擇宗室之賢者使侍膳禁中為宗廟計嘉祐三年冬河北地震明年日食正旦復上䟽曰漢成帝時日食地震哀平之世嫡嗣屢絶此天所以示戒也陛下宜早立皇嗣以荅天意改知制誥李珣自防禦使遷觀察劉永年自團練使遷防禦畋當草制封還詞頭因言祖宗故事郭進戍西山董遵誨姚内斌守環慶

與強寇對壘各十餘年未嘗轉官移鎮重名器也今珣等無尺寸功特以外戚故除之恐非祖宗意不報詔他舍人草制而范鎮言朝廷如以畋言為是當罷珣等所遷官倘以為非乞復令畋命詞不允進龍圖閣直學士復知諫院嘉祐六年京師大水畋上言洪範五行傳簡宗廟則水不潤下又曰聽之不聰厥罰常水去年夏秋之交久雨傷稼澶州河決東南數路大水為沴陛下臨御以來容受直諫非聽之不聰也以孝事親非簡於宗廟也然而災異數見臣愚殆以為萬機之聽必有失於審者七廟之享必有失於順

者惟陛下積思而矯正之乃下其章禮官并兩制考議咸言南郊三聖並侑温成皇后立廟皆違經禮於是詔自今南郊以太祖皇帝定配改温成廟為祠殿舊制内侍十年一遷官樞密院以為僥倖乃更定歲數倍之畋言文臣七遷而内侍始得一磨勘為不均宜如文武官僚例增其歲考遂詔南班以上仍舊制無勞而嘗坐罪徙者即倍其年議者謂畋以士人比閹寺為失卒贈右諫議大夫畋出於將家折節喜學問為士大夫所稱在山下討蠻家問至即焚之與士卒同甘苦破諸峒及用之嶺南以無功斥名稱遂衰

性清介謹畏每奏事必發封數四而後上之自奉甚
約為郡待客雖監司菜果數器而已及卒家無餘貲
特賜黃金二百兩其後端平贈講讀官御飛白書扇
遣使特賜置其柩
周湛字文淵鄧州穰人進士甲科為開州推官中身
言書判改秘書省著作佐郎通判戎州俗不知醫病
者以祈禳巫祝為事湛取古方書刻石教之禁為巫
者自是人始用醫藥累遷尚書都官員外郎知虔州
提點廣南東路刑獄初江湖民略良人鬻嶺外為奴
婢湛至設方畧搜捕又聽其自陳得男女二千六百

人給飲食還其家徙京西路鄧州美陽堰歲役工數十萬溉州縣職田而利不及民湛奏罷之為鹽鐵判官三司帳籍浩煩吏胥離析為弊欺湛為立勘同法歲減天下計帳七千為江南西路轉運使州縣簿領案牘淆混無紀次且多亡失民訴訟無所質至久不能決湛為立號以月日比次之詔下其法諸路又以徭賦不均百姓巧於避匿因條其詭名挾佃之類十二事且許民自言凡括隱戶三十萬還為戶部判官又為夔州路轉運使雲安鹽井歲賦民薪茅至破產責不已湛為蠲鹽課而省輸薪茅判鹽鐵勾院以太

常少卿直昭文館為江淮制置發運使陛辭仁宗誡以毋納包苴于京師湛惶恐對曰臣蒙聖訓不敢苟附權要以謀進身湛治煩劇能得其要所至喜條上利害前後至數十百事天資強記吏胥滿前一見輙識其姓名大江歷舒州長風沙其地最險謂之石牌灣湛役三十萬工鑿河十里以避之人以為利除度支副使舊制發運司保任軍將至三司不得考覆而皆遷之至是以名上者三十五人湛盡覆其濫者拜右諫議大夫使契丹辭不行知襄州襄人不善陶瓦率為竹屋歲久侵據官道簷廡相逼火數為害湛至

度其所侵悉毀徹之自是無火患然豪姓不便提點刑
獄李稷奏湛擅入徙知相州右司諫吳及號曰湛裁
損居民第爲官也百姓侵官而主司禁之其職然也
況聞湛明著律令約民以信乃奉法行事百姓自知
罪不敢訴郡從事高直溫夏竦子婿也竦邸店最廣
故加譖於稷且謂湛伐木若干株昔之民居侵越官
道木在道側既正其侵地則木在中衢固宜剪去又
湛種楸桐千餘本課戶貯水以嚴火禁又於民居得
衆沒舊井四廢而復興人得其利道傍之井反在民
居之下其侵越豈不白乎望詔執政大臣辨正湛穆

是非明垂奬黜若謂湛已行之命憚於追改是傷風敗俗貽患於後不若追改之愈也湛守大郡於湛不為重輕但國家舉錯有所未安奉職者將何以勸邪未幾卒湛為人脫易少威儀然善射弩雖隔屋亦中的云

徐的字公準建州建安人擢進士第補欽州軍事推官欽土煩鬱人多死瘴癘的見轉運使鄭天監請曰徙州瀕水可無患請轉而上聞從之天監因奏留的使辦役的短衣持梃與役夫同勞苦築城郭立樓櫓以備戰守畫地居軍民為府舍倉庫溝渠廛肆之類

民皆便之遷大理寺丞知吳縣移梁山軍通判常州
屬歲飢出米為糜粥以食餓者累遷尚書屯田員外
郎知臨江軍擢廣南西路提點刑獄安化州蠻攻殺
將吏所部卒畏誅謀欲叛的馳[illegible]至宜州慰曉之曰
爾曹亡懼能出力討賊猶可立功以自贖若朝叛則
夕死非計也衆皆斂手聽命奏復澄海忠敢軍後皆
獲其用改知舒州徙荊湖北路轉運使辰州蠻彭士
義為寇的開示恩信蠻黨悔過自歸攝江陵府事城
中多惡少年欲為盜輒夜縱火火一夜十數發的籍
其惡少年姓名使相保任曰爾輩遞相察不然皆爾

罪也火遂息太子洗馬歐陽景猾橫不法為里人害
的發其奸黨之嶺外以兵部員外郎為淮南江浙荆
湖制置發運副使奏通泰州海安如皋縣漕河詔未
下的以便宜調兵夫濬治之出滯塩三百萬計得錢
八百萬緡遂為制置發運使軍賊王倫起山東轉掠
淮南的團兵待之會青州改遣裨将傅永吉追殺入
歷陽的與賞遷工部郎中復治泰州西溪河發積塩
加直昭文館區希範蒙趕冦衡湘命的招撫之既至
再宿會蠻酋相繼出降三司以郊祠近宜召還計事
既還蠻復叛除度支副使判湖南路安撫使至桂陽

降者復衆其欽景石硋華陰水頭諸洞不降者的皆討平之斬其酋熊可清等千餘級卒於桂陽

論曰宋承平時書生知兵者蓋寡偕沿數上書言邊事策畫論議有得有失固皆一時之俊畋由將家子力學第進士再討猺賊前勝後敗兵家之常也杞的俱以征宜州蠻立功杞則殺降失信的則招徠以恩其優劣槩可見矣湛强敏所至有治績史稱善射抑亦文臣之習武事者歟鼎性孝友自奉甚約而踈於財居官清辨土俗有生子不舉者輙禁之獨發摘吏奸貽衆怒或以虎目之豈其然乎

姚仲孫字茂宗本曹南著姓曾祖仁嗣陳州商水令因家焉父曄舉進士第一官至著作佐郎仲孫早孤事母孝擢進士第補許州司理參軍民婦馬氏夫被殺指里胥嘗有求而其夫不應以爲里胥殺之官捕繫辭服仲孫疑其枉知州王嗣宗怒曰若敢以身任之耶仲孫曰幸毋遽決與得徐辨後兩月果得殺人者調邢州推官徙資州轉運使檄仲孫詣富順監按疑獄全活數十人資州吏二守皆惛老事多決於仲孫改大理寺丞知建昌縣初建昌運茶抵南康或露積于道間爲霖潦所敗主吏至破産不能償仲孫爲

券吏民輸山木即高阜為倉邑人利之徙通判彭州
嘗以天下久無事不可以弛兵備因上前世禦戎料
敵之策名防邊龜鑑通判睦州徙滁州歲旱飢有詔
發官粟以賑民而主吏不時給仲孫既至州立劾主
吏夜索丁籍盡給之累遷尚書屯田員外郎王鬷守
益州辟通判州事召為右司諫入內都知閻文應求
為都知仲孫數其罪白上曰方帝齋宿太廟而文應
叱醫官聲聞行在郭皇后暴薨中外莫不疑文應寘
毒者出文應為泰州兵馬鈐轄又稱疾留復論奏乃
亟去以起居舍人知諫院管勾國子監以尚書戶部

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時諫議大夫十二員仲孫曰諫議大夫蓋朝廷之選不宜以歲月序進今諸寺卿至前行郎中三十五員貼近職者猶不在數若以年勞授則數年之外諫議大夫員益多請艱其選以處材望之臣餘悉次補卿監乃詔當選者奏聽旨先是諸路復提點刑獄還朝多擢為省府官仲孫請第其課為三等計點之即詔仲孫司考課之法歷三司戶部度支鹽鐵副使進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大修城壘兵備仁宗賜詔褒之權知澶州河壞明公埽絶浮橋仲孫親總役堤上埽一夕復完權知大名

府夜領禁兵塞金堤決河是歲澶魏雖大水民不及
患進禮部郎中龍圖閣學士徙陝西都轉運使未行
權三司使事蜀西北備邊募兵益屯及賞賜聘問之
費不可勝計仲孫悉心經度雖病未嘗輒廢事坐小
吏詐為文符出知蔡州因母憂喪一日卒

陳太素字仲華河南緱氏人中進士第嘗為大理評
斷官入審刑為詳議官權大理少卿又判大理事任
刑法二十餘年朝廷有大獄疑必召與議太素為推
原人情以傳法意衆皆釋然自以為不及雖號明習
法令然所論建亦或有不中每臨案牘至忘寢食大

寒暑不變子弟或止之答曰囹圄之苦豈不甚於我也歷知江陰軍兖州明州有治跡在大理耳疾數求罷執政以為任職弗許累官至尚書兵部郎中卒太素家行脩治尤喜論刑名常以為有司議法當據文直斷不可求曲當曲當法所以亂也同時有馬尋者須城人舉毛詩學究累判大理寺以明習法律稱歷提點兩浙陝西刑獄廣東淮南兩浙轉運使知湖撫汝襄洪宣鄧滑八州襄州飢人或群入富家掠囷粟獄吏鞫以強盜尋曰此脫死爾其情與強盜異奏得減死論著為例終司農卿又有杜曾者濮州人為

吏號知法嘗言國朝因唐大中制故殺人雖已傷未死已死更生皆論如已殺夫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先王不易之典律雖謀殺已傷則絞蓋甚其處心積慮陰致賊害爾至於故殺初無殺意須其已死乃有殺名苟無殺名而用殺法則與謀殺孰辨自大中之制行不知殺幾何人矣請格勿用又言近世赦令殺人已傷未死者皆得原減非律意請傷者從律保辜法死限內者論如已殺勿赦皆著為令

李虛己字公受五世祖盈自光州從王潮徙閩遂家建安父寅有清節仕江南李氏至諸司使江南國除

授殿前承旨辭不拜時僞官皆入留京師而寅母獨在江南乃遣其長子歸養舉進士起家為衢州司理參軍母老棄官以歸虛已亦中進士第歷沈丘縣尉知城固縣改大理評事累遷殿中丞提舉淮南茶場召知滎州未行改遂州時太宗勵精政事嘗手書累二十餘紙曰公勤潔已奉法除奸恵愛臨民者乃可書為勞績月給奉以實錢命有司擇群臣以治最聞者賜之仍諭曰除奸之要在乎奉法不可因以生事時虛已被賜因獻詩自陳父子遭遇榮及祖母帝悅為批其紙尾曰虛已學古入官榮親事生奉書為郡

欲布新規朕得良二千石矣遂賜五品服又賜其祖
母錢五十萬命翰林學士張洎會兩制三館儒臣徧
閱所批詔其後以南郊恩封群臣母妻虛已又請罷
其妻封以授祖母詔悉封之世以為榮會遣使察川
峽吏能否而州多不治唯虛己與薛顏邵曄查道數
人以能任職稱再遷尚書屯田員外郎以便親請通
判洪州是時寅已謝歸春秋高寅母尚無恙虛己雙
轝迎侍寅至豫章樂其山水曰此可以終吾身也遂
臨州之東湖築第宇以居虛己為侍御史出提點荊
湖南路刑獄徙淮南轉運副使累遷兵部郎中為龍

字四百二十二个　旺　祖刊

圖閣待制歷判大理寺父之求補外眞宗稱其儒雅循謹特遷右諫議大夫數月出知河中府召權御史中丞未幾以疾辭進給事中知洪州遷尚書工部侍郎從池州求分司南京卒初寅之請老年未六十虛己分司而歸年六十九其季虛舟仕至餘干縣令坐法免官不復言仕初太宗既賜虛己錢翌日以語宰相曰虛己詩思可嘉予錢五十緡矣宰相對以所予乃五十萬帝知其誤由是詔群臣以章獻者閤門勿受皆由中書門下閱而上之然論者謂虛己父子篤行家甚貧雖人主一時之誤殆天賜也寅事親孝治

家有法閨門之內肅如也虛巳虛舟又以孝友清慎世其家虛舟之子寬為尚書金部郎中定為司農少卿為吏頗有能名虛巳喜為詩數與同年進士曾致堯及其壻晏殊唱和初致堯謂曰子之詞詩雖工而音韻猶啞虛巳未悟後得沈休文所謂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遂精於格律有雅正集十卷

張傅字巖卿唐初功臣公謹之裔祖播為亳州團練副使子孫因為譙人傅進士及第稍遷秘書省著作佐郎知奉符縣時方脩會真宮天書觀及增治岳祠以辦事稱賜錢二十萬宰相向敏中用東岳帝號還

薦之知楚州會歲飢貽書發運使求貸粮不報因歎曰民轉死溝壑矣報可待邪乃發上供倉粟賑貸所活以萬計因拜章待罪詔奨之提點江西刑獄徙江東就除轉運使入權三司鹽鐵判官會河决濟北民多被害命安撫京東累遷工部郎中出為兩浙轉運使改判湖北路復為鹽鐵判官再遷兵部為陜西轉運使徙江淮發運使未至召還屬西京奏兵食之因言馮翊華陰積粟多可運二十萬石繇三門下濟之遂留為侍御史知雜事判吏部流内銓進三司度支副使以疾請外遷太常少卿知應天府逾月為右諫

議大夫徙青州遷給事中知鄆州復知應天府遂以
工部侍郎致仕卒傅強力治事七為監司所至審覈
簿書句擿奸隱州縣憚之傅曰奚為我憚哉吾所以
事事致察者正所以愛州縣也吏不敢慢則州縣不
復犯法矣人亦以為然天禧中有術士自言數百歲
少時嘗游秦悼王家歷見唐肅宗代宗朝由是出入
禁中見尊重人無敢詰其僞傅見之訊以唐事術士
語屈

俞獻卿字諫臣歙人少與兄獻可以文學知名皆中
進士第獻可有吏稱歷吏部郎中龍圖閣待制獻卿

起家補安豐縣尉有僧貴寧積財甚厚其徒殺之詣縣紿言師出遊矣獻卿曰吾與寧善不告而去豈有異乎其徒色動因執之得其所瘞尸一縣大驚再調昭州軍事推官會宜州陳進亂象州守不任事轉運使檄獻卿往佐之及至守謀棄城獻卿曰臨難苟免可乎賊至尚當力擊不勝有死而已柰何棄去初昭州積緡錢鉅萬獻卿盡用平糴至積穀數萬及是大兵至賴以饋軍改大理寺寺丞為本寺詳斷官歷知慎仁和二縣再遷太常博士知南雄州徙潮州除殿中侍御史為三司鹽鐵判官上言天下穀帛日益耗

物價日益高欲民力之不屈不可得也今天下穀帛之直比祥符初增數倍矣人皆謂稻苗未立而和糴桑葉未吐而和買自荆湖江淮間民愁無聊轉運使務刻剝以增其數歲益一歲又非時調率營造一切費用皆出於民是以物價積高而民力積困也陛下誠以景德中西北二邊通好最盛之時一歲之用較之天禧五年凡官吏之要冗財用之盈縮力役之多寡賊盜之增減較然可知其利害也况自天禧以來日侈一日又甚于前夫危不盈者漏在下木不茂者蠹在內陛下宜知其有損於彼無益於此與公卿大

臣朝夕圖議而排正之帝納其言為罷諸宮觀兵衛又命官除無名之費以鉅萬計淮浙鹽利不登命獻卿往經度之更立新法歲增鹽課緡錢甚衆會其兄為鹽鐵副使徙開封府判官朝廷擇陝西轉運使宰相連進數人不稱旨他日獻卿在所擬中帝曰此可以除陝西轉運使時邊吏多因事邀功涇原路鈐轄擅於武英州鑿邊壕置堡砦獻卿度必招寇患亟檄罷之未幾賊果至殺將士塞所鑿壕而去徙京西因入對甚言趙振堪將帥范仲淹明鎬可大用及條上邊策甚備除福建轉運使還判三司鹽鐵勾院累遷

尚書刑部郎中直史館知浙南歷戶部度支鹽鐵副
使以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知杭州暴風江潮溢
決堤獻卿大發卒鑿西山作堤數十里民以為便還
勾當三班院知通進銀臺司最後知應天府以刑部
侍郎致仕卒

陳從易字簡夫泉州晉江人進士及第為嵐州團練
推官再調彭州軍事推官王均盜據成都連陷綿漢
諸郡彭人謀殺兵馬都監以應之時從易攝州事斬
其首謀者召餘黨曉以禍福貰之衆皆呼悅乃率厲
將吏脩嚴守械戒其家僮積薪舍後曰吾力不足以

守當死於此賊聞其有備不敢入境賊平安撫使王欽若以狀聞召為秘書省著作佐郎大理寺詳斷官遷太常博士出知邵武軍預脩冊府元龜改監察御史真宗宴近臣崇和殿召從易預賦詩稱旨遷侍御史改刑部員外郎直史館知虔州會歲大飢有持杖盜取民穀者請一切減死論凡生者千餘人天禧中坐薦送別頭進士失實降工部員外郎以父老求鄉郡宰相寇準惡其疎己除吉州從易因對自言改福州未行遭父喪服除糾察在京刑獄出為湖南轉運使徙知荆南擢太常少卿直昭文館知廣州又坐嘗

課校大清樓書字非僞誤而從易妄判竄之降直史
館明年復職在廣三年以清德聞入為左司郎中知
制誥初景德後文士以雕靡相尚一時學者鄉之而
從易獨守不變與楊大雅相厚善皆好古篤行時朝
廷矯文章之弊故並進二人以風天下兼史館脩撰
遷左諫議大夫命使契丹以年老辭不行又辭職請
補郡進龍圖閣直學士知杭州卒從易好學強記為
人激直少容喜別白是非多面折人或尤其過從易
終不變王欽若最善之嘗謂人曰數日不見簡夫輙
忽忽不懌及廢居南京時丁謂方用事人畏謂無敢

往見欽若者從易將使湖南欲過之遇汴水旱涸遂告謂曰從易頗使湖外者非獨為貧也亦以王公在宋故就省之爾今汴涸義不可從他道進幸公許少留謂即大喜曰王公之門獨君為知我者留權糾察刑獄從易不敢當乃聽歸館須汴通乃行時寇準貶道州謂又謂從易曰廬陵之事可以釋憾矣從易對曰當以故相事之爾謂有愧色其行志多類此所著泉山集二十卷中書制藁五卷西清奏議三卷

楊大雅字子正唐靖恭諸楊虞卿之後虞卿孫承休唐天祐初以尚書刑部員外郎為吳越國冊禮副使

楊行密據江淮道阻不克歸遂家錢塘大雅承休四
世孫也錢俶歸朝挈其族寓宋州大雅素好學日誦
數萬言雖飲食不釋卷進士及第歷新息鄢陵縣主
簿改光祿寺丞知新昌縣徙知潯州監在京商稅再
遷秘書丞咸平中交趾獻犀因奏賦召試遷太常博
士久之又上書自薦獻所為文復召試直集賢院出
知筠袁二州提舉開封府界諸縣鎮事為三司鹽鐵
判官知越州提點淮南路刑獄還考試國子監生坐
失薦送降監陳州酒徙知常州判三司都磨勘司戶
部勾院還集賢殿脩撰知應天府還糾察在京刑獄

以兵部郎中知制誥大雅初名侃至是避真宗藩邸諱詔改之居二歲拜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知亳州卒大雅朴學自信無所阿附直集賢院二十五年不遷有出其後者往往致榮顯或笑其違世自守大雅嘆曰吾不學乎世而學乎聖人由是以至此吾之所有不敢以薦於人而嘗自獻乎天子矣天禧中使淮南循江按部過金陵境上遇風覆舟得傍卒拯之及岸冠服盡喪時丁謂鎮金陵遣人遺衣一襲大雅辭不受謂以為歉宰相王欽若亦不悅之晚與陳從易並命知制誥大雅嘗因轉對上原治十七篇所著

大隱集三十卷西垣集五卷職林二十卷兩漢博聞十二卷

論曰仲孫以才力自奮於時論事著效號為能吏太素尋曾能知法意理官之良也盧已獻卿立朝雖微卓犖大節及為他官所至有吏稱若從易拒釋憾之言大雅辭襲衣之遺卒使權奸愧歎抑又可尚哉

列傳卷第五十九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百衲本二十四史　宋史　８７
作者＝（元）脱脱等奉敕修
页数＝１９３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１９３７
ＳＳ号＝１２４６０４４２
ＤＸ号＝０００００７５４５５１４
url＝http://book2.duxiu.com/search?&channel=search&gtag=&sw=%B0%D9%F1%C4%B1%BE%B6%FE%CA%AE%CB%C4%CA%B7++%CB%CE%CA%B7++87&year=&sectyear=&seb=0&pid=0&showc=0&fenleiID=&Pages=1&searchtype=1